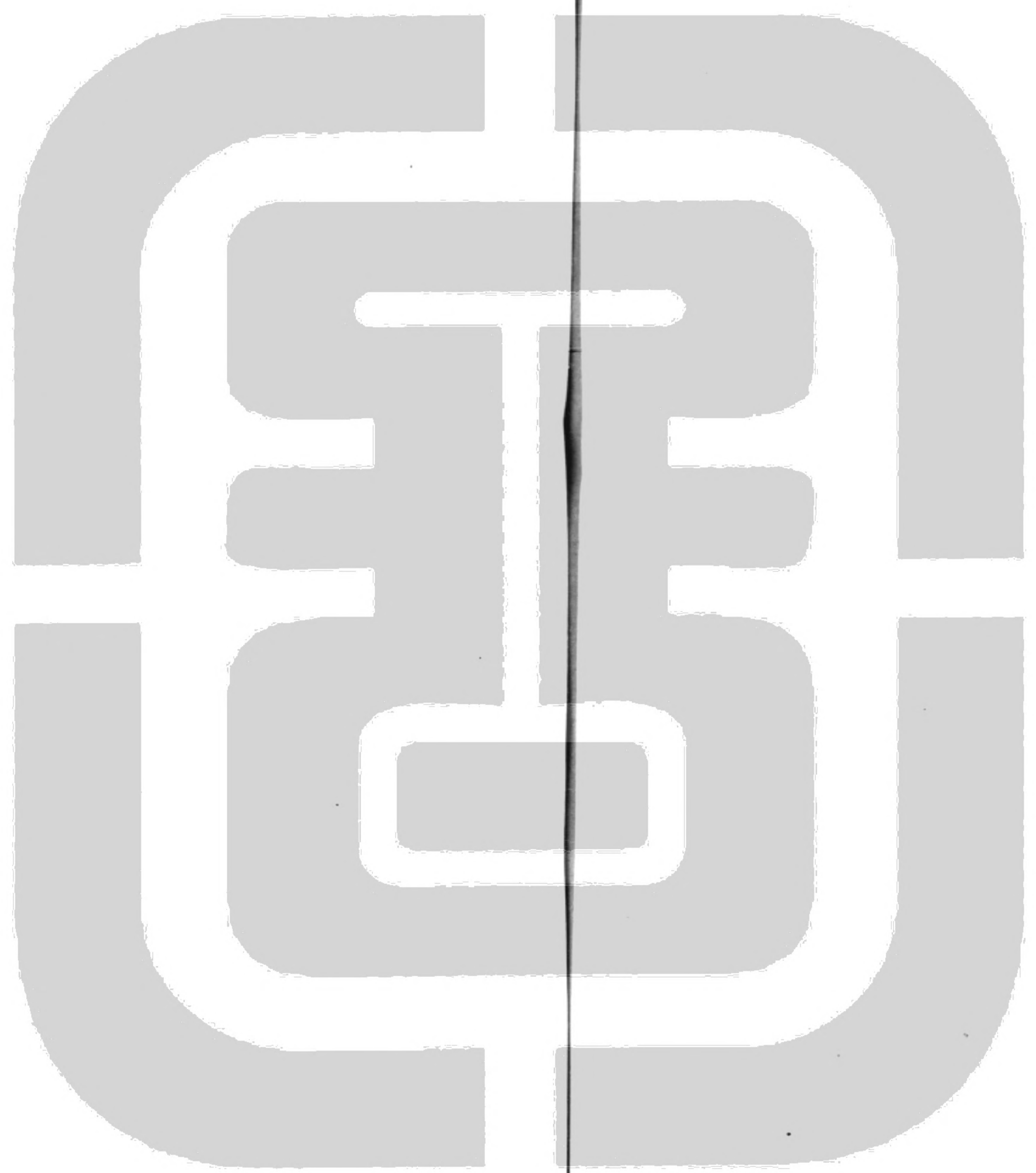


卷之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行狀

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開府袁

公行狀

本貫慶元府鄞縣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妣石氏封恭人

祖悃贈朝奉郎

妣林氏贈安人

父文贈通議大夫

妣戴氏贈淑人

公諱燮字和叔姓袁氏其先出有虞媯姓春秋時陳大夫濤塗始見于經兩漢之世最稱賢者曰博士固司徒安晉宋迄唐人物相望至我朝而四明袁氏浸顯其譜錄可考者府君謚生本州助教志志生贈太中大夫斐斐生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穀博極群書登嘉祐弟嘗通判杭州蘇文忠公為守譚論賡酌相得歡甚公之高大父也袁氏世學源流于此倉部登元祐弟嘗守婺時蔡氏顯國其堂曾宗者橫于

一州倉部以法誅之入對徽皇以清心省事安不忘危為獻至朝奉通議皆以篤厚醇實稱于鄉戴淑人亦博覽圖史如古烈女生四子公其仲也公端粹專靜得之於天生數月乳媪真槃水其前玩視終晷夜臥常醒然達旦五六歲讀書幾過輒成誦少長讀東漢黨錮傳拊編太息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為學錄公望其德容睟盎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麟亦皆聚手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日益充大平居莊

敬自將為同舍所嚴憚暨升前廊範物以躬處  
事有法士益推服淳熙辛丑第進士孝宗在御  
又責治切有勸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當堅忍  
以俟其成公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  
與所當更張者以是僅得丙科而言堅忍者竟  
為舉首公以舍選當得教官丞相史忠定公勉  
以姑為一尉遂注江陰是歲忠定薦士十有五  
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而召可乎連  
次累年授生徒以供救水江陰故兩尉弓兵合  
二百人後獨置一尉弓兵亦多虛額公至盡補

之葺亭教射躬自按閱其勇銳善緝盜者遇之  
加優盜輒立獲初弓兵散處閭巷至是始為營  
紀律肅整如軍伍尉舍旁有黃田港民居素稠  
密公以保伍法部分之因寓火政浙西大饑提  
舉常平羅公黜妙選僚吏分任振卹事而就以  
江陰屬公公謂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  
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  
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  
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為一都之圖合諸都為  
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為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

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後後可以備姦偷凡按征  
發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為保  
社在軍旅為伍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公  
首以此為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偽者  
無所容訖事羅公薦于朝有旨陞擢既又循兩  
資終更入都周丞相謂當處公班列少頃三月  
其可公曰遲遲以待內除非吾志也且親老得  
便養足矣即就公海制屬以歸紹熙初衆正在  
廷而公連遭內外艱未及用寧宗嗣位始以太  
學正召然侍講朱公及諸名儒已次第去國矣

未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為時所容然猶晨入  
學延見生徒商確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  
時事不當誘進公不為變迄以此論罷自是偽  
學之禁興而正人無容足之地矣公貧甚退處泰  
然久之得浙東帥屬再為福建常平屬官嘗言  
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滯訟如山窮  
日夜繙閱凡所予奪無再愬者改秩通判贛州  
未上會開禧邊事作兩淮大震擾公謂海道通  
山東宜謹備而內地盜賊尤不可不務防趙尚  
書善堅帥公海請公攝參議官後帥傳公伯成

因之公為言備禦大畧及團結鄉兵事宜傳公  
壹以相屬公周砥屬邑所至按閱井井有倫嘉  
定初元天子既誅權臣盡起當世鴻碩召公為  
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遷丞奉常時  
諸賢雖收召而鯁直者罕見親二年春因對言  
曰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于朝人  
情翕然以為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  
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因對顯言其姦陛  
下竦然開納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  
若群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

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折於萌蘖之初豈  
至是哉正人端士今不為乏惟陛下所用耳書  
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往者龜年所進合  
於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心無隱者  
即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  
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  
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  
常有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獎朴直之士若龜  
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衆龜年  
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是歲都民艱食公又

言古者制國用量入為出今當饑饉艱危之時  
惟有裁節冗費自乘輿服御至百司度府無所  
不節以為施惠之具或可以濟又論軍兵虛籍  
宜用孝宗獎邵宏淵故事九軍帥有能以姦蠹  
來上者褒寵之不然者擯絀之軍費省則民食  
寬矣因言用度當節或恐有傷國體然民者邦  
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未害也上皆嘉納  
之而公請外甚力知江州屬歲不登公請于朝  
貸椿管錢九萬緡為糴本告糴旁郡計口以糴  
循環相因市直頓平郡仰征稅以給公謂薄征

所以來商賈益損稅額擇僚吏以董之舳艫相  
銜無苛取無濡留至者大悅又謂周官弊餘居  
九賦之末亦是用一端也於是室濫漏稽餘羨  
用賴無乏郡治有亭扁以節愛凡非奉票之正  
者皆不取簡燕游削交餽至事關風教惠養則  
汲汲為之大學官創福田院居再歲畧計經用  
之餘緡錢猶二十七萬郡當大江之衝而城堞  
不治因請悉舉為版築費報可朝廷患諸多錢  
少令松江八郡通用鐵錢勅榜下九江公曰此  
令出銅錢將益閉藏姑緩揭榜何力言之俄



聞金陵以鐵錢二當銅錢一咸謂不便而朝廷亦弗果行人服公之先見公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訓習師旅所不可後种世衡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閱以銀為的中者給之竟日無一焉乃合卒伍時按試第其能以賞自是中者如擲破的常數卜峒寇鴟張上命副都統劉元昂提兵討捕公問何以平賊元昂銳欲殄滅而實無必勝策公告之曰諸崗崖谷峻險若輕入其阻未易得志不如以重兵壓之勿與爭鋒而待其弊元昂從公言按兵南安不與賊角來則禦之而

賊果降提舉江西常平權隆興府事會朝廷新易楮幣分遣中都官出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帥守奉承過當稍損厥直者即寘于辟公知上意本以拯弊而非欲毒民因王君棐銜命至為請言之後兩月至臨川則聞官吏競為發擿黥流之罪日報公歎曰吾可不為明主一言乎即上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行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脞削深為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俄以都官郎召時更化六年而頽綱未舉宿弊猶在上方恭已仰成公言

古者大有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強不息故能全此精神照臨天下至于今仰之陛下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為之效未著願毋以寬裕溫柔自安必以發強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勵其精神監觀古昔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

失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莫非精神矣昔我藝祖當禹縣分裂之際整頓乾坤如再開闢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願陛下以藝祖為法則我宋之維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又言帝王不可不勤於訪問上首肯再三且言問則明遷司封郎官因對言曰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退與朝士言莫不稱歎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儻

然不辨或以為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  
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古帝王  
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  
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於不問哉兼國史  
編修實錄檢討官明年春遷國子司業又明年  
春遷祕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祭酒冬除祕書  
監仍兼祭酒公謂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  
所興起而尸教養者有摧沮無開導所以故日就  
頹靡每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之學常病  
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緒言通遺經訓釋而未

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為學吾心即道不假外求  
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竦然有得士氣日以  
激昂上焉者可與語斯道之本原次亦不失為  
謹敕士至國有大議叩闕投匭爭獻所聞始無  
負於天子之教育矣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  
者命以錫易之公言陛下聖德如此而治效未  
著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者欤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語曰大哉堯之為君  
是故君子大之為貴子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  
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惟陛下恢洪志

氣毋自菲薄以成大功時韃虜甚強金勢日蹙  
我朝屢遣使不得通公言戰守無二道威聲雄  
畧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謝安相晉未嘗輕  
用兵也秦師垂至桓冲以根本為憂遣兵入衛  
安郤之曰朝廷處分以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  
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  
亟圖之九年春正月無崇政殿說書因對條陳  
四事其一曰在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  
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內

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夷狄不懼女真  
將亡無愚智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  
似未失也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苟於無事有  
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名時  
所甚諱則不敢復言而不知我能自奮則不戰  
而屈人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兵  
安能息兵韃鞬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  
亦強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竊恐  
兵端浸啓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可不法天行  
健磨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強中國之勢其二

謂賞刑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而國勢陵願  
大明公道以救其弊其三謂旱蝗相仍民大飢  
困而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罕以實告故飢民  
不可勝計而惠施不能徧及晉之李雄李特初  
起不過流民寢盛乃能據蜀監觀往事可為寒  
心我朝內帑之儲本為凶荒備所宜止絕它費  
專以振飢為急其四謂廣謀從衆則合天心今  
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  
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  
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朝廷之舉事實

未嘗與天下共之也自今事關利病皆當廣咨  
博訪是為至公是為天心行此四者易於轉圜  
而臣猶慮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而蒙蔽  
之患方深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曰  
與讒諂諛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崇觀政宣之  
際此徒寔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  
當深戒又言向者女真甚強中國不逮所以受  
禍今之鞬韞猶女真初興時上曰亦聞鞬韞強  
盛公遂言今日未皇他務且須咨訪臣下但能  
行此一事其效立見陛下即位之初群臣多聞

王音自為韓侂胄所誤惟恐有錯所以咨訪甚  
少上曰錯不妨乎對曰古人稱獻可替否若皆  
無錯則惟有獻可無否之可替矣上曰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專賴臣下正救十一月擢禮部侍  
郎陞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進侍講猶兼祭酒  
公謂人臣以經誼輔導人主非徒誦說而已因  
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后妃輔佐之道所  
以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既敷演厥旨深寓  
規儆之意至列國變風有關於君德治道者亦  
委曲開陳託其義以諷十年夏四月霖雨不已

公言善為天下者當使陽制陰不當使陰干陽  
今淫雨為災兼旬未止此陰盛陽微之證也一  
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潔身而去諂  
諛緘默以順為正者尚多有之豈天意哉春蠶  
殘虜敢犯王畧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  
陛下必欲國勢恢張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  
詭隨公論之所屬而沈伏於下僚棲遲於遠外  
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誰敢侮之虜失  
燕徙居于汴來索歲幣未予輒舉兵寇邊或欲  
以攢年歲幣輸之公謂果出此不可以為國矣

請對具言所以不可與狀又謂用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為諱以安居為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為計踈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多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安知虜不能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欲擣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兵氣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上曰開禧我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虜人叛明我直而被曲公對曰

今日之事要在陛下剛明果斷振作士氣上然之公復言歲幣不可與上曰却可以此賞有功七月請對論今之刑政未明者四事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姦諛並進輕於鳴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而國勢浸弱戎心遂啓者則以所用之才非真才耳似奮發而實怯懦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皇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祿也已不自重又豈能為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夷狄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歸然舉世推重者分閩瀘南未為不用而地

非切要不足以觀其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  
論事名聞夷狄者宜還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  
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鉞刀弃周鼎而寶  
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今日民困甚矣重以  
貪吏政以賄盛監司牧守更相覬遺習以成風  
於是昔之優裕者今凋弊矣昔之驩樂者今愁  
歎矣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蕃衣食未裕  
蓋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益筭屢變  
而藏鈔之乂者遽貧頻年水旱民無餘貲物貨  
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熬市井

蕭條而官府匱乏勢所必至京輦之下人心不  
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  
蕭墻之內也朝廷舉措人所觀瞻罪當重而輒  
輕之禁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  
禧用兵一時將帥扞患守城者不為無勞事平  
之後廼以廉謹責之豈漢家宥李廣赦陳湯  
之意夫政刑苟明强大之隣不足畏政刑不明  
微弱之虜不可忽又謂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  
因舉伍員圖以散楚者與李泌困賊之謀王朴  
開邊之策為上言謂三人者皆欲先困之而後



取其功雖若少緩而十全無失乃所以為速十一月又請對言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操忠讒並進則人主之勢孤今在朝廷之臣惟靡曼是娛惟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汲引善類無間親疎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為乏而挾私害正者乃或有之合於已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已則指摘其小疵毀譽發於私情而真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

星象屢變其占為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為憂帝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為怪旱蝗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而不以為非導諛貢佞媮合苟容以梯寵祿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植私者衆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何以重朝廷乎又言王辛光州之勝可謂奇功而行賞差薄上曰賞豈可薄薄則無以激勵後人公又言自昔備禦夷狄不過防秋今則無特不至如四月犯光州是也上曰春夏亦不可不防公言陛下但能選用赤心謀國之臣布滿朝列日聞

思言朝無闕政夷狄自然率服上曰卿言甚當  
又言陛下垂意宰屬精選才士以充之然故事  
不勝其多而宰屬止於數人耳目不能徧察思  
慮不能周知急則鹵莽緩則壅滯甚非所以彌  
縫宰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掾屬廣求賢俊秉心  
公正者為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  
電繼以飛雪公言雷乃發聲蟄虫啓戶著于月  
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  
國亦陽也雪陰也夷狄亦陰也當春而雪未為  
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

有夷狄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自殘虜竄  
伏汴都陛下不忍遽絕仍與通好遣黎歸附者  
拒而不納故此曹惟我是怨而殘虜以我為怯  
糾合群怨致死于我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  
於垂亡之虜辱莫大焉其可以不奮發乎書曰  
元首起哉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  
人莫不奮發矣深德既往之失圖回日新之功  
恢張紀綱振起頽惰以伸中國之威破夷狄之  
膽此所謂奮發也雷雪之變人皆以為陰盛陽  
衰所致此皇天格佑上聖欲以剛濟柔而成以

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可不仰體天意乎二月真  
除禮侍兼侍讀金虜侵軼西陲公進對言蜀利  
害甚悉大畧欲開示大信以結並邊忠義之人  
俾為吾用則虜不能支又謂曩時戎虜去中國  
遠糧運難繼故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於  
我利苟在焉豈其顧盟汴地四平難以立國欲  
奪我險要為駐足之地昔犯淳光襄漢髮上至  
蜀觀其志非專為歲賜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  
費爾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境而犯順之  
虜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恃乎戍可撤乎

巧於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  
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  
堅壯彼安得以挫我因言蜀之急務六欲復階  
成和鳳之堡障搜揚巴蜀之人材優大安戰功  
之賞與夫教民兵防變患紓民力條數甚悉且  
謂藝祖得蜀甚難今可不思所以保蜀之策人  
謂國事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  
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可以  
為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可以為蜀帥何者  
其任至重也奏畢反復再三上曰可見卿忠誠

愛君公進讀高宗寶訓推演甚詳而上亦王音  
屢發其尤大者則因論進退人才之公上曰天  
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惟其至公所以為大論賞  
罰適中上曰柔而不中則為姑息剛而不中則  
為霸道剛柔皆得其中則為王道論趙鼎言呂  
頤浩過失而上則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  
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又云上下之情交  
通則為泰不交通則為否若臺諫不言何由得  
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  
官為治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

忠義之流既與虜為仇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大  
拂其情倒戈反噬誰與禦之堂堂中國卑詞厚  
幣謹奉垂亡之虜自示削弱誰不侮之自古立  
國固有終不與虜和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何  
獨今日必欲通好乎財用未足兵力未強以通  
和為戒若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求和自我不  
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絕不通和事雖難辦是  
乃久安之策上曰卿可謂忠直矣十二年冬時  
雪雖應俄頃即止公謂此洪範庶證所謂豫常  
燠若者也陛下蚤朝晏罷不殉貨色不盤遊田

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災其故何歟以臣觀  
之所謂逸豫者非必貨色遊畋之謂邊烽未熄  
戎事方殷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真才  
未用宿弊未革漫漫焉入於頽弊之域即所謂  
逸豫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下致誠感假庶幾  
亟回天意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言古人應  
天以實要須修明政事登進忠良屏去邪佞此  
乃應天之實又請以內帑付外廷俾任鈎考之  
責未幾復對論蜀關外事宜曰今春虜犯興元  
歷金洋以至大安我師勦之威聲震矣然大羊

百事荒其後讀續帝學至司馬康講洪範三德  
哲宗問只此三德為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巖叟  
請書于冊以示萬世公言哲宗發問不過兩言  
而當時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王之學要在  
發問上曰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讀至  
上官均言好學好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  
好問則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必不能盡知  
說書柴中行亦奏須觀所問之人邪正公言但  
觀其所言為已乎為國乎則邪正辨矣上曰若  
為一身計便是小人又讀至講讀官舊皆有講

義中間侍讀獨廢程瑀隨事著明其說公言臣  
所以每遇進讀必從而敷陳之此乃法程瑀所  
以事高宗者上曰若只讀一遍何益公之意以  
為儒臣進讀當兼之以陳說人主務學當參之  
以好問故懇懇言之而上亦應答如響啓沃之  
助於是為多公德量恢洪克以涵養嘗言伊川  
程公稱明道先生視其色接物如春陽之溫聽  
其言入人如時雨之潤為善形容有德者氣象  
平居待物粹和之氣可挹至立朝論事則義形  
于色凜不可回一時正論賴以宗主而同列始

有側目者矣雙言虜垂亡聘使屢返非我絕好彼  
自內訌公謂歲幣不必與議者以為當與困獸  
跳梁屢蹂邊鄙彼自為寇非我與戎公謂戰守  
不可弛而議者以為當和孜孜獻納有言必盡  
近臣之職所當爾也而自曰多事侃侃守正不  
阿時好平生之節不可屈也而指為好名公句  
歸至八九上迄不之許會三學諸生伏闕上疏  
斥主和者之非既而全臺論列乃併公以罷十  
二年六月也太學諸生三百餘人祖餞都門外  
且賦詩以別公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雷雨作

解草木甲拆此吾志也以直得名豈其心哉明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温州辭陞直學士皆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精明著述弗倦或勸公宜少休者公曰吾以此為笙鏞莞磬不知其勞也八月庚寅猶竄足近作疾革矣醫者來必正衣冠以見癸巳薨于正寢公受知寧皇終始簡記既薨死之日寧皇亦弃天下嗚呼痛哉公官自改秩十二遷為太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為伯食邑自三百戶至九百戶今上御極陞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致仕遺

奏聞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皆再百自諸老淪謝天下之士視公出處以為輕重及是聞者莫不傷盡太學諸生相率為位於西湖之昭慶寺以哭四方之來奠者其辭皆哀孝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絜齋先生云寶慶三年上有事南郊以二子登朝贈金紫光祿大夫紹定三年明堂恩贈開府儀同三司自象山先生闡明大道揭以示人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公始遇之都城一見即指本心洞徹

通貫敬言策之言字字切已公神悟心服遂師事  
焉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  
大明因筆于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  
道道不在它此公自得之實也慈湖楊公與公  
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公之覺為不可及其見  
諸言論則曰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  
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  
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又曰大哉心乎與  
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  
相似又曰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

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其  
告君以此其教學者亦以此某之漕江左也公  
贈以言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  
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  
具古人所以兢業不敢少懈者惧其貳也  
至為作忠宣堂記則曰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  
心斯不偏矣凡此皆所以推明本心之善也又  
嘗言道不遠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  
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為一則猶有間也執



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謂其未能無間則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至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為二也其言益精切矣雖然公非苟知而已少而任道晚益自力其致遠也萬里之涂跬步未至不敢以遂休也其任重也萬鈞之負銖兩弗逮不肯以遽已也閱其量必欲如滄海之涵浸粹其行必欲如璠璵之光潔豈曰言人心至神醫弱之以欲則不神矣故其脩身以寡欲為主勇

猛奮勵痛自懲窒又謂人之欲無窮必求所以滿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小喪大淪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晚於所居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白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勵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以此自警且以誨子孫云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每謂為學

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於儒者之職分為有闕自六藝百家與史氏所記莫不反復紬繹而又求師取友以切磋講究之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傳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為已責然自始學於義利取舍之辨甚嚴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慨然歎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辭受進退惟義所在金

石弗渝方孽臣顛柄天地閉塞徊翔辟不以為辱公道開明群賢拔茹致位禁近不以為榮倦倦一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爭蓋將尊君重朝而措天下於大寧也道不果行齎志以歿然其所立固已偉然為萬夫之特矣曾子所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於公見之公之事親如天事君亦如天由其本心昭明隨事著見有一無二親雖歿敬奉遺體舉足弗忘無適而非親也身雖退心在闕一飯不置無適而非君也於昆

弟友愛允篤弟類亦事公如嚴師後兄濤嗜學  
固窮其亡也為歛塋嫁其孤女之未嫁者於宗  
族賙貧拯厄備極其至於友朋忠而蓋自為慕  
府事其長敬以誠及在朝廷每言君相同體愛  
吾相者所以愛吾君也故勤勤納忠寧有違拂  
而不忍蔽欺嘗告之曰導諛雖可喜未必非賣  
我之人鯁言雖難聽異日乃真能不負者也公  
賞鑒絕人李正節誠之始見于鄞傾蓋如舊友  
嘉定初李與丹陽劉君宰偕命召公謂某曰此  
二人者皆所謂有所不為者也其後二公果皆

如所許云少而嗜書白首弗厭凡聖賢大訓切  
於己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病亦吟諷講道于  
家以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記論說  
尤詳其所成就後學甚衆博觀群籍取其切用  
者會粹成編謂法度之言自秦以前乃可矜式  
故有先秦古書若干卷謂學士大夫不知兵則  
武夫悍將得矜所長而緩急無以應變故有兵  
畧若干卷謂祖宗成憲為人臣者所當講究故  
有皇朝要錄若干卷其為辭章根本至理一書  
一句皆曾襟流出謂語孟中無難通之辭難曉

之字故凡所著不為奇竅刻峭語而溫絕條鬯  
自不可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德堂諸篇趣味幽  
遠而於一卉木之芬馨一羽毛之觸潔輒寄興  
焉曰吾之自脩當如是也此豈苟為賦詠者邪  
奏議藹然忠誠讀者感動銘志叙事有史法諸  
子哀其集若干卷藏于家公之在宗正也修寧  
宗玉牒在樞庭修經武要畧先時修書官類不  
經意將進則取其臨時公涖職即悉力編摩後  
數歲乃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寶訓  
紀錄過詳公刪繁翦浮見謂得體後修孝宗寶

訓遂專以屬公退自儀曹坐史館輒終日書垂  
成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溫國公編通鑑故  
事俾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禁乃止公  
娶邊氏進士交益之女先公二十有一年卒累  
贈申國夫人至性淑行見公所為墓志墓在鄞  
縣某里某山之原公薨遂合塋焉某年某月某  
日也子男四喬某官後若干年卒肅某官甫某  
官商某官女四 云云 孫男五 云云 始公嘗言所  
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八葉宰  
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宗而不能皆賢何世之有

若東都之袁楊二氏氣脉聯屬名德俱隆則可謂世家矣吾之先世雖出處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其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是以為世家矣平居訓勵諸子率本此意肅首躡世科甫冠多士公不以自喜至其德業有進與當有可紀則為加飯故士大夫言家法者必袁氏為稱首云某之與肅同年進士也眡公寔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嘉定中再同朝不鄙其愚以為可教故於嘉言善行多所親覲歲在甲

戌持節去朝辱公訪別于南山之佛舍語及國事幾於涕流公之盛心昭揭天日至今猶赫赫也公之堊慈湖楊公寔為之銘於公大節摹寫盡矣顧其猷微委折有未備者維公粹學偉行為時儒宗忠言至計有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已應易名之典肅等將有請焉謂其益為之狀既念疇昔誼不得辭雖筆研蕪廢猥釀是慚然不溢美不失實尚庶幾公平昔之志謹狀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行狀

公諱體仁字元善姓詹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十

八世祖遷于建之武夷自公之父授室浦城張氏遂占數焉曾祖澤民祖僎不仕父慥弱冠有異材鄉舉第一與五峯胡先生屏山劉先生游相好也晚始得官為贛州信豐尉虜亮覲邊丞相張忠獻公開幕府辟以後論兵事多開納以公贈朝奉大夫公幼出為伯舅後年二十一中進士乙科大夫沒于京師護柩旋塋過時而哀不忘又持張氏祖喪三年經紀其家教仲舅以學鄉閭浩然歸重調饒州浮梁尉屢獲盜如律郡欲上功非其志弗就也為湖州歸安丞摧姦

抑彊貧弱得職又持張氏祖母喪服除為泉州晉江丞程尚書大昌司馬侍郎及相繼為守尤賞異待以賓客禮郡有疑獄必諮焉公氣和色溫持論根本忠恕二公常敬聽梁丞相其郡人也雅知公會入相薦公于上前召除太學錄再歲遷博士時學官皆天下選公周旋其間最久而成作人材亦最多除太常博士時方定高宗廟謚或執堯宗之議堅甚公言中興之德莫盛於高宗今以堯宗謚非惟於古經傳亡據且使大行不得以中興之功自顯於萬世此禮官

罪也議遂決遷丞攝郎金部光宗初輪對百官  
公具考覈財賦源流以對請詔大臣以省濫員  
裁冗食節浮費等事始於朝廷達於州縣具為  
綱條品目使可舉行而勿為浮議所沮要在本  
之以至誠惻怛行之以公平簡易守之以堅確  
悠久使弊去而物論不駭事定而人心不搖庶  
幾制度既立財用日豐有詔令戶部稽考以聞  
提舉浙西常平公謂浙右之有漕渠非止通餽  
運資國信往來而已蘇秀常潤田之高仰者實  
賴之於是開漕渠濬練湖置斗門為旱澇備又

以餘力立舉子倉初安濟院所活不可勝紀散  
鹽本錢數萬以紓亭戶之力歲終醴利倍增除  
左曹郎湖廣總領始至激勵將帥使知朝廷恩  
意湖廣楮幣視京券為輕軍民患之日久公捐  
貨泉百萬以權其直輕重始均明年就除司農  
少卿江上諸屯多貧匱公擇其累衆者增給餐  
錢不請益於朝而用度足藏粟歲久至陳陳相  
因不可食公命數其腐投之江且廣糴以補其  
乏異時諸郡之隸總所者賦輸或不以時符移  
督償銖髮不貸公曰郡亡後出必取諸民今幸

蓄積有餘不至乏興弛以予民可也為條奏蠲  
其負凡百餘萬而諸郡財力始寬武昌瀕江多  
水災公與諸司同築萬金堤以防其溢人謂公  
儒者為政知濯瘼飢飢而已逃卒千人入大治  
因鐵鑄錢亂幣法剽掠為變公語戎帥宜速討  
曰此去京師千餘里上請頒報賊勢張矣於是  
群黨亟壞人始服公制變為不可及越歲召歸  
班至則除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  
以感動上意其畧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  
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

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  
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  
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  
無斷絕方其未通也堙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  
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澤如遇雨焉何其和說  
而條揚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九厥  
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茂建皇極  
丕叙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天下  
幸甚孝宗既上仙公帥同列抗疏請警蹕過重  
華親臨大祥之祭辭意尤懇懇持有欲以正宗



為大行謚者公言壽皇聖帝以旁枝入繼事德  
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  
漢唐以來未之有宜謚曰孝公深於禮故前後  
定兩朝廟謚異論莫能奪議者歸之阜陵將復  
土公爭以為地勢卑不足以妥神靈時宰故知  
公及是議不合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  
擁節旌過家人艷其寵長樂地大物繁而俗本  
易治前二千石用刑過差民慘不樂公至盡解  
苛媿物情便安浮圖之宮甲於東南命僧率有  
常直公曰是賄賂公行也乃命各從公舉而境

內始亡債僧推廣社倉法以振業窮民以拯溺  
予之弊條約甚備後莫能易居亡何言者及前  
山陵事罷郡屏居者八年時論紛紛處之澹如  
也徙屋雲川酣飫圖史人莫窺其際時有起胥  
史為大官氣燄熏轅掃門祈福者踵相躡公使  
浙右時實嘗為公役至是多方鉤致公公曰小  
人乘君子之器禍敗亡日矣胡得以汙我其後  
果如公言復龍圖知靜江府春行視農見其田  
器薄小不足以盡地力乃為詢訪簡易之法物  
別為圖授之又為浚井道導泉以便行旅山領外民

貧財匱公搏節浮蠹為閣十縣稅錢一萬四千  
蠲雜賦朱膠等錢八千昭桂折布自建炎以來  
為民患公建請蠲免而二州民力始蘇占城真  
臘相攻餘兵逸入瓊管公調兵且招而海道寧  
移守鄂州州兵民雜居多疆梗不奉法公治尚  
寬至是易之以嚴曰此變通之術也除司農卿  
復總餉事士懷舊恩鼓舞迎拜歲比弗登人艱  
食公曰民病若此可以非職而弗恤乎迺先便  
宜振廩而后以聞邊警言日急小夫儉人爭承間  
抵掌言用兵希用事者意公奏記廟堂具言兵

不可輕動請遵養以俟時皇甫斌自以世將家  
好大言公間語同列謂其必敗事移屯襄陽軍  
行亡紀律公指謂人此何異綠林下江之流已  
而果敗公之先識類如此俄屬疾以開禧二年  
二月二十二日終年六十四公天姿超邁志守  
卓然自擢第歸即從故侍講朱先生游講質疑  
義其學以存誠謹獨為主造次弗渝常患世儒  
論經多失本指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  
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脩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

而無穿鑿之患矣博覽群書自天文地理卜筮  
醫藥百氏雜說靡不通於渾儀漏刻俱嘗親製  
以測驗皆合趙煥造新歷以獻公為作序中書  
舍人黃公裳一見嗟異因以定交著象數總義  
一卷曆學啓蒙 卷莊子解五卷為文若不經  
意而明白絕達根於理致雕鏤剗之語壹不  
出諸口神識恬暢喜論說古今遇佳士良友窮  
日夜語不厭聽者忘疲居朝廷好盡言或議論  
盤錯衆相視莫敢先公輒為辯析是非成敗無  
所諱亦以是賈憎於人惟一時賢俊氣合道同

者常推敬周丞相當國公疏納知名士三十六人  
周丞相不能用已而多所收擢公之力也紹熙  
甲寅趙丞相將定大策外廷無預議者獨諉公  
與左司郎中徐誼達意少保吳玕請憲聖垂簾  
為援立聖明之地其為諸賢倚重如此然公立  
朝自信所學於辭受出處之際尤不苟故雖仕  
再登朝而位不過卿列所韞未究卒抱其志以  
終可勝惜哉公既沒而召至或謂公而不死必  
嚮用矣嗚呼考公平生出處大致當衆賢用事  
時猶不能少貶以求合其能自詘於權門翕赫

之日乎事無鉅細有不合於義必爭其能無言  
於弄兵首禍之日乎使公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第四十八

祝文

鎮江廟祝文

廼者吾鎮秀民歲以上春良日相帥祗薦于神  
因飲福焉所以答鴻休而迓靈貺也某以持節  
過蒙獲與斯會敢陳菲奠因控悃忱吁自慶元  
龍飛以來南宮捷音不聞於鎮人之耳者蓋十  
四年于今矣豈神無意於此邦之士其寥寥而  
弗嗣也明天子將復下求士之詔惟神其大范  
茲土俾濯纓天池驥首霄漢者繼踵而起豈非

神之大賜乎仰醫明靈監此誠禱

廣惠廟祝文

乙亥  
建康

嗚呼江東之民困敝最甚者莫如桐汭旱蝗之  
裁酷烈最甚者又莫如今歲夫以甚困敝之民  
而遇甚酷烈之裁幾何其不化而為餒鬼流而  
為餓隸此某之所以朝夕憂危思所以拯救者  
如其躬之疾厲然而調卹賑濟凡人力之所可  
為者有司固不敢辭其責至於均調雨暘銷弭  
裁疹凡人力之所不到者非神其曷有濟維王  
自廟食于茲土凡幾百載矣民恃王以為父

母有水旱而必祭今嗷嗷之氓有甚於赤子之  
待乳哺神之仁亦豈忍坐視其將斃慶命悞僚  
展謁祠下所以赴懇於王者如此惟哀恫斯民  
而亟救之更千百年其敢忘神之大惠

中元水府廟祝文

某自春徂冬三至采石而三謁王顧豈有私禱  
哉以王之威神歟矧震耀能相上帝而澤下民  
故也今民病劇矣若冬又無雪則無麥春又無  
雨則無禾哀我人斯將隕溝壑王其忍聞之乎  
迺者飛霰之祥效于日至矣惟神終此大惠使

一臘三白以祛沴氣而兆豐年若乃田事既興膏澤時至茲尤農人之所歧望者王其哀痾斯民民亦世世事玉無怠

廣惠廟祝文

廣德相廟

於虜王之神功聖德衣被天下而靈響震發寔肇乎此邦猶日升暘夷而燭萬國江出昆侖而吞百川也某自行西方遇王之祠未嘗不肅然起敬况於巍巍炳炳衆廟之所祖虜揆日之良若其區區為民致請者則敬心以禱又陳茲誠噉然可貫白日

廣惠廟祝文

世以仲春 日為王始生四方士女大會于祠下是非有無蓋不可攷矣然於此乃見人心歸戴之切焉夫民視王為父母而謂王不以子視斯民者愚不信也今江東之民艱食方甚亡異於赤子之夫乳惟王以父母之心哀之救之以全其生而塞其望幸甚

范忠宣公祝文

維 嘉定九年歲次丙子二月甲申朔初四日丁亥故丞相忠宣范公祠堂成具位真某謹率

僚屬以羊一豕一告祠于公曰嗚呼治平之元  
公自畿縣來漕江東曾未數月入為御史故其  
行事不少概見獨其所賦籌思堂之詩刻石猶  
在誠通造化念其群生有德之言隨寓發見茲  
非為政者所當矜式乎是用闢堂之東楹敬祀  
遺像以寓高山仰止之意若夫立朝之大節行  
已之大方誓以沒齒惟公是則明靈不泯實監  
此心

廣惠廟祝文

之為郡介乎浙右而隸乎江東然厥

甚瘠則夔異乎江浙之風以下下

上之賦雖粒米狼戾且糞其田而

不足况於逢歲之艱凶既前驅以旱魃之虐燄

兮又後繼以妖蝗之鉅鋒環千里皆赤地兮况

望其櫛比與崇墉赤子嗷嗷而誰愬兮分捐瘠

於溝中嗟人力其奚施兮賴神明之哀恫雪霏

霏非其三白兮又零雨之濛濛既優渥而霑之兮

獲及時而趨工顧某之何知兮屢干瀆乎靈聰

蓋隨扣而隨應芳膾呱之鴻鍾豈某之愚足以

動神聽兮蓋神之愛人故順鑒乎微衷瞻粲粲

之被野森雲濤之翻空苟兼旬之明霽即坐收  
其全功神既加惠於其初兮顧豈惜委呪於其  
終冀燥濕之孔時俾黍禾之偕豐易枯藁而昉  
潤轉愁慘而春融某將大書特書以紀神之休  
應兮期焜燿於無窮

諸廟禳蝗祝文

在詩有之去其螟蟥及其蝨賊毋害我田穉夫  
此人事也乃以屬諸田祖之神何哉蓋禦蓄弭  
患在神為之則易而在人為之則難日者本道  
郡邑以蠧生聞天子有詔俾長吏禱于山川百  
神之周是亦周先王意也惟王廟食歲久陰威  
赫然霆奔風馳山嶽可撼况區區虫蝗之孽乎  
驅之攘之以升炎火是直噫欠聞耳虔共致祈  
立俟嘉應

廣惠廟祝文

某間者伏謁祠下敬以三事有祈于王威靈赫  
然隨答如響綸音詠頌錫以厚粟為萬石  
仰哺之民賴以無饑又聞歲除至於人日嘉雪  
頻仍宿麥蒙潤非王之慈仁密賜覆露其何以  
底茲某與二邑十有四鄉之人同深抃蹈惟是



溪湖之流尚梗舟楫之運猶難一雨霈然使千艘浮動此尤朝夕之所企望者惟王其終惠之奉安范忠宣公祠堂祝文

故丞相忠宣高平范公延者仲春即壽思堂東楹以妥公像雖有以見區區尊賢尚德之心然其規撫簡陋氣象卑狹每歛然為之不滿也夏田告登振廩訖事既新首宇遂建斯堂撰日之良載嚴登奉冠劍山立德容穆然熙寧立朝之英風元祐當軸之盛烈凜乎其目也九泉可作吾誰與歸秋菊寒泉薦此芳潔茲誠炯炯公

其鑒之

辭夫子廟 建康

昔者先聖之門果如由藝如求然後許以從政某也器凡而學陋曾未及二子之彷彿而叨恩出使遽寄以一道生靈休戚之命宜其不足以稱塞也然節用愛人之訓拳拳服膺者未始一日而不敬奉詔守泉遂將去此誓當益尊所聞而行所知以終無負聖門之律令尚饗

明道祠堂

明道先生其年未弱冠已知誦夫子之遺書雖

一命之士當存心於愛物况於乘使者之車然  
學力未充其愧於民者多矣叨恩假守誓當服  
膺訓言益求所以用力者庶幾有以贖今日之  
過乎尚饗

東南嶽廟等處

某書生為吏無以喻人惟有不欺皎如星日賴  
神之賜訖遂終更詰朝有行不敢不告尚饗

范忠宣公

故丞相忠宣高平范公廼者建公之祠於治舍  
瞻仰而取則焉今雖去此然積有遺

書始亡異奉香火於左右也以責人  
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誓畢此身毋忘明訓  
尚饗

劉忠肅公

嗚呼公生於建水而沒於金陵光明秀傑之氣  
當已融而為喬嶽燦而為列星至於論議之崇  
欲事業之雋偉播在簡冊者又將垂千載之儀  
刑某以鄉閭晚出雖不及執經於堂下然讀公  
之書友公之子猶彷彿其平生竭來江左屬歲  
饑饉船背黃髮之叟誦乙未採菑之績往往歎

駁而涕零某之視公無能為後獨於遺訓之炳  
然者每拳拳而服膺其於惠孤恤鰥之政既嘗  
竊取其一二復刊梓以布之海內庶幾傳此方  
挾此藥者皆足以起沈瘳而蘇醒被命守泉謹  
拜謁祠下而去繼自今強學力行益當思所以  
自厲者上以無忘於師訓下以不辱於鄉評尚  
饗

### 鎮安廟祝文

某不 恩列位于朝者凡八年莫邃於禁林  
史莫重於稽古禮文之事而某也獲

有所復玷使指可謂幸矣非神之  
靈潛 佑其何以遠茲懷綬過家敬謁祠下  
惟神推所以福某升而均福於一方俾珪組蟬  
聯嗣是愈盛豈非衆心之大願乎不腆酒殽具  
將誠意

### 辭廣惠廟祝文

某將指二年無補於民乃若民瘼以吉而適應  
親疾以懇而旋愈則皆有賴乎神之有大造  
於某也蓋與覆燾而惟均被命守泉敬謁祠下  
而去若夫繕營之需則已付諸幕屬豈足仰報

於靈休姑以少酬其夙心云爾

### 梨山廟祝文

惟神以唐名賢膺宋祀典封爵之崇極十二等  
威德之盛被于一方富沙之民飲食必祭蓋無  
異子之於父母也某承認守泉道出鄉郡誼當  
躬謁祠下而迫於午後遂不克前敬馳辯香恭  
布誠悃維今此行屬當大夏高堂有母華髮覘  
然走陸浮川衝暑獲濕人子之心不無憂虞伏  
惟聖靈密賜擁佑俾起居飲食無異平時壽祿  
康寧益受多祉是神有大造於某也期以代還  
躬伸報謝茲誠炯炯王其鑑之

### 梨山廟

某復有微悃干冒聖威仰惟靈佑善應廣濟昭  
惠王在唐之季來守建安實有惠政故自騎雲  
帝鄉之後邦人懷之廟于梨山以祀以享著于  
唐史事迹可稽此學占之士所共知也惟是詩  
篇遺文藏在三館學者無自而見焉某願以私  
錢刊于廟中庶求其傳且俾奉祠祝者嚮焉之以  
為鄉火之助惟神其幸聽之

### 梅山廟

五顯王惟神封爵之崇極于二等威德之盛被于四方睠是仙山有嚴廟食邦人鉉戴奉祀尤虔某承認守泉

以下係同梨山

又狀

某復有微悃干冒聖威某昨在奉常獲見徽饒二州所奏加封五顯王本未皆謂神姓曰蕭伯仲五人今考之建安誌神之姓氏伯仲皆與徽饒廟同已封至六字王梅仙之祠乃尚仍五通竊所未安某與郡人同請于漕臺論告與婺源德興二廟封爵一體

顯聖靈聿新觀聽惟神其幸聽之

謁先聖廟文

泉文

某不佞幼讀先聖之書至於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未嘗不喟然三嘆以為苟得千里之地而為之則為斯言也真藥石之良規槃杆之至誠也今天子不以為愚且陋擢守南土茲非推行所學之日乎夫一事之不謹不可以言敬一令之非誠不可以言信錙銖濫費不得為節用毫髮橫取不得為愛人一役之妄興則非時使之義顧雖不敏敢違初心

惟不得罪於此邦之民然後為無負先聖之訓  
神靈如在尚監此心

社稷

某叨被恩除假守茲上載惟社稷民命所依祗  
若故常按行封壇用嚴國典式對神休謹告

諸廟

惟上帝以好生為心肆命諸神以奠方域聖天  
子以憂民為心故環千里付之守焉幽明雖殊  
其所以為民則一而已某猥以非材承乏茲土  
九其職之所當為與方之所可任者不敢不盡  
其方若夫均調雨暘銷弭菑害則非神乎孰賴  
尚惟陰相以康斯人豈惟民荷寵靈某亦與受  
無窮之賜

東嶽

五方有嶽祭秩畧同而岱宗之祠獨周徧于天  
下者以其居平秩之方而主生育之事故也某  
猥以非材來守茲壤九可以致力於民者不敢  
不盡其方下同

趙忠簡

惟公以忠正德文為中興名相第一某高山仰

止于茲有年被命此來獲踵公武於八十年之後緬懷遺烈凜然若存何以薦誠惟此卮酒

韓中令

惟公以景德丁未來守此邦盛德格天寔生人傑是宜父子並祠至今載瞻儀刑敢不起敬

王詹事

睽是泉山為一都會牧守相望多時名臣惟梅溪公遺愛尤盛蓋其所以脩身治人者一出於

愈又不替其自少小即嘗誦公

詩仰止高山于茲有日敢圖僥倖

四十七年之間方將朝夕勉焉以

茲誠炯炯公其鑒之

蔡端明

惟公以忠言惠政著于中外至和之世實自畿甸來守此邦以便親輿之奉流風善政人到于今稱之某之視公無能為役然間者九重假寵之意明著訓詞實用仁祖命公故事顧惟不佞將何以堪之惟當仰止高風以庶幾其萬一英靈如在尚聞斯言

顏尚書 徐都承 程尚書祝文

惟公以法從名臣嘗鎮茲土實有遺愛在其邦  
人戶而祝之迨今未泯某祗事云始謁見惟勤  
載瞻儀刑肅然起敬

姜相公祝文

泉州南安縣

嗚呼公以鯁亮之資盡言於猜忌之主一斥不  
復沒于遐陬然清風直節千載而下猶凜凜有  
生氣彼脂韋輒美寵竊一時而遺臭無極者未  
知孰為得失也茲因祠事庸款幽宮酌以一卮  
喟然三嘆

開溝告諸廟祝文

地之有溝渠猶身之有血脉也血脉宣暢則體  
安而氣和一或底滯則疾疢生矣某被命來此  
考按圖志則知郡縣之溝堙闕歲久蓋自林侯  
祈之後未有再議開濬者淤泥惡水停蓄弗流  
春秋之交蒸為癘疫州人病之匪一日矣顧念  
庸拙泣事方新懼於煩民未敢輕議而寓公同  
僚交相勸勉謂將興悠久之利不可憚信宿之  
勞博參輿言亦以為便乃消良日命庀工徒維  
城與隍神職是主威靈赫然尚克顯相使畚鍤  
之下如掃浮埃役者不勞而功以克就此州人



之幸也某之願也

到任謁韓魏王祝文

我宋盛時莫如嘉祐伊誰輔相曰韓與魯惟宣靖公固為泉人若忠獻三則又生于泉者也山川之靈鍾此人傑顧不偉與郡圃有祠寔惟育德孕賢之地高冠大劍儼如生存某祗役云初敬伸欵謁若夫法公之所以治相治魏者而治泉顧雖無庸其敢不勉英靈未泯實聞斯言

開湖祝文

郡東有湖其來尚矣在應元中守臣劉公頴實

命開濬平疇萬畝灌溉所資其利一也以固風氣以壯形勢其利二也廣仁聖好生之德寓臣子報上之恭其利三也而二十年間有司因循浸不訾省枯涸浸甚其甚懼焉捐庫緡以募工當農隙而舉事庶幾民蒙其利而不知勞仰繫明靈尚克陰相功以亟就則報其敢也

修城告諸廟

郡之有城以藩衛也比歲守臣嘗一新之矣曾未數載復以圯聞某自玷州符即屬意乎此而重用民力不敢輒舉以至于今茲因農隙稍加

繕治力所未及者則以俟後之人仰冀明靈尚  
克顯相俾即數旬之近而成百雉之功其之願  
也邦人之幸也

土神祝文

守臣之職實曰捍城城圯不修咎將誰任三農  
之隙以漸繕完惟神其相之幸甚謹告

春祈祭諸祠

謹以清酌脯脩之奠祭于云云古者春秋祈報  
之禮惟施於社稷載芟良耜之詩是也今併及  
於廟貌之神蓋以水旱蟲螟之禱於是乎在有  
不可得而廢者若夫先賢之祠特以寓邦人去  
思之意而非為祈禳設也考諸舊儀有未安者  
不量其愚輒用釐正自今以始釋奠于先聖之  
明日則遣官以祠而繫祈報之禮庶幾於義為  
得惟神其幸鑒之

諸廟

春之有祈故事也而其勤勤為民之心則不敢  
以故事視也前者祭饌之菲既改而用牲矣此  
復申戒攸司益虔厥事凡所以盡內心之誠而  
冀神之或饗也然豈有他求哉雨暘以時疫癘

不作使民有為生之樂而無戚嗟愁恨之聲吏之所望於神者惟此而已洋洋如在實聞斯言仰翳明靈賜以饗養答

### 慈濟廟

維古之制捍患禦灾有功於民始在祀典神之生也以和扁之技妙起死之功颯遊既升靈嚮益著此邦之民不幸有疾求救於神者如子之懇其親神亦隨其所苦救而療之如親之愛其子嗚呼其可謂捍患禦灾有功於民者已矣歲時常祀乃未及與非闕典歟載念此邦密邇南土疫癘易生春夏之交多以病告斷以今始著為定例一歲兩祠于神仰惟英靈監此誠憫俾民無疾痛之苦則吏亦免休迫之憂將千萬年承事無斁

### 慈濟廟祝文

二四日

某以踈庸繆膺郡寄眡民之疾猶已隱憂今春以來二氣均調礼瘥不作繫神之庇朝夕不敢忘乃者閭巷郊野之間漫有以病告者與其既甚然後有祈于神豈若及其尚微亟控斯禱惟神哀洞庶俗亦願有以拯之於其初庶幾民之

獲全者多而神之用力也易吏既獲免其責而民亦事神益欽豈不美哉

為民患痢告慈濟廟文

傳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言親之於子惟恐其有疾也郡之有守所以父母斯民也民有疾而守不加恤可乎今閭巷之間以痢下為苦者衆守能閔之而不能救之既有愧於民矣神能救之而守不以告其罪當何如哉肆命元悞致祈于神神其救之使病者有瘳而未病者獲免豈惟亦將謂神之德於無窮

東山南北岸兩澳祝文

間者以渡舟之多溺也深惟長利欲聯百艘而橋之至聖嘗以諭于神矣而議者不以為便夫見其可而圖之與慮其不可而遂止凡皆為民而已然新路改築舍迂而近其鉅舟更創去危即安亦不可謂非悠久之利也惟神嘿有以相之俾無風波衝盪之虞無魚龍噬齧之患行者濟者各適其所安民亦永永戴神之賜

北山清涼洞祈雨祝文

嘉澤爰曠楚將菱共惟守土之臣寔掌劬農

之政雖冬而禱雨蓋往昔之未聞然志切念民  
豈故常之可徇用殫惋悃仰扣真祠名山嶽願及  
斯時亟降蘇枯之澤庶幾嗣歲免貽艱食之憂  
北山謝雨祝文  
間以旱暵有禱于神雲興雨濡旋荷嘉應芄芄  
之苗將槁復茂神之為賜大矣然自今至于秋  
成無非望雨之日惟神終此大賜使膏澤時至  
卒歲豐年實邦人之慶也亦守土者之幸也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甘澤久曠懇禱未孚夙夜以思不勝震懼  
維神血食此方與守土之吏同任其責今茲一  
雨沛然萬物吐氣不惟為吏者得以少寬其憂  
而神亦為不失職矣然而焦枯雖解滲漉未深  
若能大赫厥靈使滂沱之澤飽足民望則拜神  
之賜有加無已祇荅嘉貺輒私布之

忠孝祠堂奉安祝文

真位真其謹率僚屬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旌表  
義關林公司空忠勇蘇公其不佞奉天子之命  
來縮虎符視事之初考按圖志則知此邦前哲  
有如林公之純孝至行蘇公之精忠大節光明

卓絕標準百世既祠于郡學使為士者知所勸  
又祠于通衢使凡居是邦與往來之人皆有所  
瞻仰嗚呼世降俗末為人子而不葬其親與塋  
而不以禮者有矣視林公之躬自陶甓瓦負土成  
墳者何如哉為人臣而欺其君與臨小利害而  
選悞畏避者有矣視蘇公之舍生取義以死償  
節者何如哉祠像告新敬伸欵謁清風如在嘆  
仰不忘

諸廟祈雨祝文

聖經所載惟麥與禾今未既登場所至告檢拜  
神之賜渥矣乃季秋以來雨不時至高田之麥  
欲種而無水以耕下田之麥已種而無水以澆  
此農人之所甚憂况夫風高氣燥則居者用虞  
泉枯井竭則汲者告病惟神幸哀斯民而賜之  
嘉澤使憂者以愉虞者以安病者以息是一舉  
手而三患弭也神其可無意乎

諸廟謝雨祝文

迺季秋以來雨弗時至嘗以三患有謁于神荷  
神之靈賜以響答將萎之麥蔚然勃興既涸之  
泉坳然充溢而燥炎之氣又化為潤澤真所謂

一舉手而三患弭也不腆卮酒持酌于神維以  
薦誠匪敢言報

張大帝廟祝文

某曩在江東適罹歲旱凡所禱請惟神是依今  
在泉南復值冬旱躬走祠下為民致祈信宿之  
間甘澤隨注將萎之麥蔚然勃興既涸之泉空  
然充溢其拜賜也渥矣不腆卮酒持酌于神維  
以薦誠匪敢言報

張大帝 通遠廟祝文

古者春秋祈報非大神不與蓋農重事必其威  
靈震赫足以闔闢陰陽招呼雷雨者然後可均  
以豐稔之施惟帝功參造化澤被生靈為日久  
矣屬此中春虔修時祀惟王鑒其念民之切而  
再賜以上熟豈獨為吏者知德於王民亦永永  
事王無怠

諸廟謝晴疏文

比者洪濤山涌之日雨復甚至其勢蓋廩廩也  
使開霽少遲則平疇萬頃皆將卷為巨浸矣幸  
神靈加惠茲土使雨隨止而川不溢芄芄之苗  
賴以獲全厥施豈淺淺哉不腆樽酒于以告虔

尚惟相之迄俾有歲

辭先聖祝文

昔者祇謁云初嘗以服膺洙泗之訓自列於先  
聖之前雖在官三年恪守惟謹然其可愧亦多  
矣蓋學有所未克則政有所未善固其宜也易  
鎮江西責任彌重將何以稱塞惟當益尊所聞  
庶幾萬一之進於皇元聖尚迪其衷

諸祠

假守是邦于今三載材疎政拙有愧前脩獨惟  
此心庶幾膺合叨恩易鎮敢不告行

忠孝祠

祠二公以範風俗自某焉始叨恩易鎮遂將去  
此惟當監勵忠孝之節以無忝於二公皎然此  
心尚蘄昭鑒

遊仙山頂祈雨祝文

昔者真人之始封也綸告誕揚固有愛利及物  
之褒矣今境內之旱前所未睹風日炎煬良苗  
將萎此正真人推行愛利之時也夫雨暘之數  
雖出於天然上穹至仁易以感格山川百神儻  
能為民致請未有不能回造物之意者况真人



列名仙籍隸職紫清又非山川百神之比何惜  
不為一方赤子致其更生之請乎今旱勢極矣  
民命危矣於此時而不亟救之後將無復可望  
者矣敢以誠告尚其念之

周真人祝文

謹以素饌昭告于

勅封冲應真人靖惠夫人

曰有崇斯山作鎮南浦真仙宅焉多歷年所麻  
吾一邦厥施甚普寶軸綸書光賁琳宇實帝令  
之俾職茲土維時常祀曠典是惧峩峩儒纓相  
帥作古有銘斯馨有清斯醑俶聞其端日歲壬

午維仙之飲玉液淋漓維仙之饗豹胎麟脯豈  
伊區區可薦尊俎物雖甚微誠意攸寓瞻是賓  
興敷詔萬寓得按其尤貢于天府允茲士類志  
在軒翥維吾真仙各傳以羽如鵬之運如鵠之  
舉如蛟龍得被風雨逢辰效音立功至主豈  
人寔能維仙默助若甄之陶若冶之鑄洋洋文  
風視彼鄒魯英英人才媿昔伊呂于鄉有光于  
國有補茲願甚宏非仙疇予尚惟至赦仁此覩  
縷

北山祈雨祝文

維年月日具位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北山之  
神傳稱名山大川能興雲出雨者始在祀典温  
陵為郡以泉得名有崇北山實州之鎮神仙所  
宅霧雨所藏一方仰庇惟日久長今歷旬不雨  
多稼將枯群情熬熬若隕川谷願以靈源一勺  
之水散為闔郡三日之霖使稿苗復興民命獲  
濟此神之職也亦邦人之望也謹告

社神

維社有神寔主我民曰社與民厥重惟鈞歲旱  
民饑亦神之疚願於未然畢力以救

勾龍氏

於我惟神于祀配食有功于民故莫能易雨不  
以時民且告瘁神其拯之反掌之易

稷神

維稷有神所主惟穀雨暘以時嘉穀乃熟芄芄  
者苗賴雨以濟尚哀斯民俾克有歲

后稷氏

惟神之生百穀是殖更千百年祀以為稷今穀  
方茂而雨不時哀而救之匪神孰尸

風師

在易有之兩潤風散其於生物功則一貫雲氣  
凝合雨乃滂注所求於神願霽斯怒

雨師

瀕海之邦土瘠易稿潤澤不時則以旱告一雨  
通宵已拜神賜願更滂沱俾卒有歲

雷神

鼓動萬物惟雷之功有神司之隱隱隆隆惟霆  
之轟轟雨乃大至敬共有祈日夜以冀

北山祝文

古者諸侯有國凡境內之山川必有祀焉後世  
祠廟旣興而山川之祀遂廢徒知像設儼然而  
謂神明在是而不思興雲雨以澤百物者寔山  
川之功顧寢而不祀可乎某蒞事云初適以旱  
告徧走群望而北山獨先焉豈非以其巍巍尊  
雄上與天接雲氣所自出故歟頃者一雨通宵  
已拜神賜矣邇日以來旱氣彌烈神能賜之而  
不能終之殆非某之所以奔走乞靈之意也敬  
持瓣香載控忱悃興膚寸之雲以雨四境使人  
知山川之功不在祠廟下豈不休哉

清源洞祝文

乃者中夏以來農畝告旱比雖得雨而潤澤未  
周 將復就槁群情瞀然如墜蒿炭仰  
惟至人起出世表與造物游招呼神龍噓吸雷  
電惟無意斯民則已倘誠有意則為一方赤子  
以請命于天興膚寸之雲以膏潤四境直反掌  
間耳惟仁慈其終念之

東嶽諸廟

某自玷守符居慚喜最惟三載極憂民之念而  
一毫無營已之私質諸明神庶幾無媿叨恩易  
鎮敢不告行奉親在涂尚蘄陰相

辭清源祝文

某假守三年茂馬聲績惟於斯民念軫晨夕十  
日不雨以旱為憂五日之雨又虞橫流區區此  
心實貫天日銷變召和則媿無術有崇北山真  
仙宅焉駕風鞭霆妙用無邊某以誠求仙以誠  
答有如鼓鍾應手鏗鎔百穀穰穰群氓熙熙維  
仙之功豈人之為既列于朝加以顯號又錫于  
梓愆遠是 今雖去矣忍忘泉人願言蔭佑終  
古常新山茗澗泉薦此芳潔神交窈冥則未嘗  
別謹告

仙遊山頂祈雨祝文

辛巳五月  
時憂居

竊聞之天以雨暘之柄付之山川百靈猶人君以刑政之事付之牧伯守宰也民有戚嗟愁歎之未伸牧伯守宰不得而專者當同心以請于朝廷然後民瘼可蠲歲有旱乾水溢之不特山川百靈不得而專者當同心以請于上穹然後災變可息蓋推行天地之仁者山川百靈之職也推行朝廷之仁者牧伯守宰之任也顧焉有幽明之間哉夫雨暘之數雖出於天然上穹至仁易以誠格今境內之旱可謂酷矣圓造物之意而救生靈之災正此斯民有望於山川百靈之物也伏惟慈仁母以定數不移諉諸天而以為民請命者任諸已使甘澤蚤沛而嘉穀獲全神既有辭于民民亦永永事神無斃謹告

鰲峰靈澤殿祈雨祝文

勅封靈澤夫人大仙惟大仙之靈肇於百丈一方之人所共瞻仰于茲有年矣間者靈澤之封實定于某之手夫豈諂大仙者哉有是實故有是名大仙之所不辭亦某之所不得私也迺者聞諸道涂大仙復將震耀威靈於鰲峰之上其

事甚異其詞甚夸人皆信之某獨疑之何哉蓋澹然無作而雨暘蓄疾之求各以其類應此正直之神所為也以禍福動愚民而要其不正之享此滛昏之鬼所為也孰謂大仙之正直而肯要人以奉已乎此某之不得不疑也及抵西山及有以其親覲告者真若可信而無疑矣某之愚猶恐其出於依托也蓋大仙之所以信服於邦人者亡它惟仁而已今不恤其民之有亡必欲其差次出錢以廣宮室豈大仙之心乎若某不審其事之真偽而竭鑿聽命焉非惟見嗤於士論且將獲辜於大仙矣是以未敢即任勸率之責而願有謁焉厥今高下之田方以旱告大仙誠能大庇斯民而亟賜以雨使穀之將收者無秕而不實之患而欲槁之苗翦然以興則環數鄉之民將奔走稱謝之不暇某於是時慨然任勸率之責亦為有辭矣敢布腹心惟大仙實圖之

南嶽行宮

某之為學也以不欺為本雖未能至而竊有意焉屋漏之隱如對神明不敢忽也况今作屏乎

茲巍巍靈嶽雄峙天表顧盼在目雖欲自欺得  
乎惟庶惟仁惟公惟勤朝夕兢兢期於無愧尚  
惟降鑒迄用有成

社稷

維社稷有神民命所司蒞事之始職當按視鞠  
躬拜謁不敢不虔農事將興尚期陰和雨暘以  
叙俾克有秋

城隍

城隍之有神猶郡國之有守幽明雖殊其職於  
民則一而已某叨蒙上恩來鎮此土深惟責任  
之重凡躬行之當勉與民瘼之當紓朝夕兢兢  
不敢自忽至於蠲除蓄沴丕降福祥則神之職  
也尚惟加意俾寧厥居民亦永永事神無忘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祝文

潭州謁先聖

癸未正月

昔某之治泉也惟節用愛人之訓是服是行其去之日不獲臯於泉人賴此而已今者叨蒙上恩作屏南楚委寄之重又非泉比將何以免責哉惟於所謂節用愛人者益勉其所未至焉某始祗謁于庭烟焉丹誠尚冀昭鑒

先賢祠

濂溪先生周元公明道先生程純公伊川先生



程正公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五峯先生胡公南  
軒先生張宣公晦庵先生朱文公聖學不明千  
有餘載數先生相繼而出遂續孔子孟不傳之統  
可謂盛矣惟時湖湘淵源最正蓋濂溪之生實  
在春陵而文定父子又以所聞於伊洛者設教  
於衡嶽之下張朱二先生接迹于此講明論著  
斯道益以光大然則天之生數公也所以幸天  
下與來世而湖湘之幸抑又多焉類宮有祠其  
來尚矣某雖不敏然於數先生之學蓋嘗用其  
力者而庸駑之質欲進未能叨恩假守用敬謁  
于祠下緬懷遺風當益自勵冀於斯道或有聞  
焉施之有政庶乎寡過惟先生其相之幸甚

漢高帝

漢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惟漢之興繇祀四  
百深仁厚澤肇於高祖而成於太宗威神在天  
實相下土若時楚服廟貌在焉惟二帝之心今  
之嘉惠湘民者亦無異於昔之愛漢赤子也某  
叨恩假守敢不告虔尚惟嘿佑俾克用乂

漢長沙文王

長沙定王

長沙陶公

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

其利是以沒世不忘也夫為政而使民沒世不  
忘斯亦難矣王之受命國于茲土蓋千有餘祀  
而民奉嘗之如一日也嗚呼此豈可以智力求  
哉某叨恩假守敢不告虔尚惟嘿佑俾克用乂  
三閭大夫忠潔侯屈公  
某之後先生也蓋千有餘祀而於離騷九章一  
讀一興嘆焉甚哉先生之忠於國也世降俗末  
媚佞成風過其祠者可以泚厥顙矣某雖無似  
願師其人於千載之上視事之始敢不告虔履  
潔含忠益當自勉

賈太傅

某之後先生也蓋千有餘載而於太息流涕之  
書一讀一興歎甚哉先生之忠於國也

下同  
忠潔

端潔譚公

譚端潔公昔新莽氏欺天誣衆盜有神器時則  
龔大夫凜然抗節不食而死著在青史至今猶  
有生氣靖康之難古昔所無而在廷之臣甘心  
屈膝於偽楚之庭者不可勝數惟公秉志之死  
靡渝橫流滔天中屹砥柱易名曰潔與龔同稱  
某叨領守符偶在公里顧瞻潁水祠像在焉清

夙龍人千古不泯酌以卮酒嘅其永懷

忠節十位

昔者王厚之難晉氏危若綴旒惟時賢王實刺  
此州慨然倡義志殲兇逆群英協輔共圖厥勛  
事雖蹉跌而一時臣子知有逆順之理卒以滅  
賊其功豈不偉哉爰暨本朝間關南渡蠢茲孽  
虜蹂我湖湘卓哉四君寧死無辱明綸誕布錫  
以嘉名與晉諸賢實同廟祀激勸之指厥惟深  
哉某竭來殿藩獲瞻祠像酌以卮酒嘅其永懷

春祭諸廟祝文

春之有祈豈惟故事民之望歲蓋出至情矧以  
非材甫茲假守慨念長沙之故國也非樂土之  
馨風將斬庶俗之均安豈宜一穀之不稔肆陳  
菲饌用敬靈聰日雨日暘願協四時之叙多黍  
多稌迄臻百室之盈

祭太守禮部朱公山長監簿周君安撫忠

肅劉公

岳麓書院

五閨捨穰六經掃地人文尚闕學校闕如美哉  
朱公來守茲土以經術導民而書院之教以興  
賢哉周君繼長是山以德行見褒而書院之名

以著中更圯廢亦既有年維忠肅公丕振厥緒  
自堂而序輪奐一新教養之際於焉大備三君  
子相去二百餘年而尊經勸學之心前後如一  
祠像並設豈不宜哉某以非材繆膺分閫顧惟  
涼德何以長民教化所先敢不加意肅容祗謁  
如拜下風勉紹前規庶幾弗墜謹告

祭胡給事墓

故武夷先生文定胡公之墓自熙寧以還新  
學孔熾春秋一王之法闇而弗章公聞道伊洛  
慨然以尊君討賊自任著為訓傳大義炳然使

洙泗之道復明而荆舒之禍以熄其有功世教  
可謂盛矣某自少讀公書考觀行事高山景行  
仰慕何窮九原不作竊用興嘆茲叨上命來  
鎮三湘惟公生於武夷而老於衡嶽旣鄉閭之  
先哲又道德之宗師有墳其丘實在寓里屬拘  
印鞞謁拜無從爰遣祠官敬陳菲薦仍禁止其  
樵牧且訪問其後人興起士風庶其在是英靈  
未泯尚鑒此心尚饗

祭胡侍郎

昭告于故致堂先生侍郎胡公之墓惟公早侍

家庭實聞至道壯登侍從屢進昌言正章蔡弄  
權之誅斥汪黃誤國之臯英風勁氣獨立不回  
旋觸權臣遠擯嶺海方且心潛魯語之大訓臆  
誦溫公之遺編著為二書垂耀千古某以晚出  
幸同鄉邦顧瞻丘塋適在郡境往致一酌慰其  
子孫歿而不忘鑒此誠意尚饗

祠部

故祠部郎中胡公之墓公以賢哲之嗣得家庭  
之傳著通旨一書亦既有功於聖筆對權臣數  
語尤足深拆其姦心興言高風仰止惟舊往陳  
一奠用表寸誠尚饗

五峯

故五峯先生胡公之墓昔者洙泗之門高弟甚  
衆獨曾子傳之子思而子思傳之孟子為得其  
真自餘源遠未分散為異端其亦多矣其嘗竊  
謂子思之功在聖門為最盛蓋上能大其師學  
而下能授之英賢卒昌斯文孰與之匹維兩程  
氏講道河南曰謝與楊得其要旨文定早歲俱  
從之游既誠其身復以教子公之生也氣稟特  
殊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優游自得抱道以終爰

昇其徒曰子張子斯文有託誰之力焉仰視子  
思庶幾無媿某以晚學緬懷遺風敬遣官僚牲  
致一奠尚惟嘿相於道有聞尚饗

祈晴諸廟祝文

東作方興惟雨是仰此豈禱晴之時也哉蓋氣  
數乘除最為可畏羸於今則或縮於後此守臣  
之所甚懼也今溝瀆川源在在充溢譬之飲食  
屬厭食而已一或過度則反為蓄此又守臣之所  
甚憂也况積滂則夾為之傷食濕則蠶為之病  
休戚所關皆非細事是用齋心潔慮禱于有神  
埽除陰霾丕燠霽景在神直易爾以神之所易  
解吏之所憂惟慈仁其亟念之幸甚謹告

嶽麓湘江祝文

祭法有之山川丘陵能出雲為風雨曰神又曰  
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嶽麓湘江之為山川可謂  
能出雲為風雨者矣而春秋之祀顧弗之及非  
曠典與屬茲霖潦惕然興懷方念即爽塏之地  
以望而祈焉熙暢遠升天宇清霽矣是用易祈  
為謝且繼今以始與祈報之禮焉郡計少紓又  
當立之壇壝永為嚴事之地神其大庇茲土錫

之有年俾人知山川之功章灼不可誣如此豈不休哉謹告

社稷祝文

凡禱祈之事必先社稷禮也屬者霖雨過度幾於靡神不請矣而獨未及於土穡之神此其不知禮之臯也媿懼之念方惕然于中而雲陰劃開霽景呈露矣是用躬拜壇壝之下旣以爲響答之謝顧自今至于秋成其爲日尚遠而所望於神者益深惟時其雨暘無過與不及俾年爲有年則土爲樂土其敢忘神之太惠也哉謹告

諸廟謝晴祝文

迺季春以來雨澤過度輒抒誠悃禱于有神朝夕嚴恭以俟嘉命果蒙響答若鼓應桴甲子之朝垂霖沛矣清風旣發群陰盡開宿麥將登庶幾有望釋苗日茂柳又可期嘉與斯民共拜靈貺尚惟矜憫迄畀有年謹告

諸廟祈雨祝文

俗以仲夏再挾爲分龍之日曰雨曰霽歲之豐歉於是而占焉儲粟之家亦必俟是日之雨然後肯泄其所藏以惠閭里其利害豈它日比哉

載念湖湘實為凋俗歲雖告稔民食尚難一有不登立見擠壑是用先期三日以奔告于有神惟神愛民之心不減於守土之吏幸哀而憐之賜以滂沛之澤則一稔可卜百憂以寬拜神之賜寧有紀極謹告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龍會之辰膏澤是望輒殫忱悃禱于有神荷神之靈甘霖隨降有禱有謝惟禮之常爰飭有司肆嚴昭答然壬戌欲雨而遽晴甲子欲晴而小雨繇秕政之多有且愚誠之未孚退自省循敢不祗懼尚靳矜宥變沴為酥迄俾有年庶全民命尚饗

諸廟祝文

六月之雨聖人筆于麟經其不厭數也明矣惟潭之為郡實瀕大江雨未彌旬則怒濤歛薄下田之稼凜乎其可憂况益水之陽瀉山之源以汎溢告而湘陰人以滂聞矣則某之所以奔告致祈者其庸敢後乎惟神至仁早賜開霽庶全一稔以惠我民謹告

諸廟祝文



乃者分龍之望雨神既萃惠之矣雨足而慮溢  
又惟霽之望焉求之於人且厭其數况神而可  
瀆乎然區區之誠方動於中而杲杲之日已赫  
乎其在上矣嗚呼神之格思不可度之如此繼  
自今其敢不愈敬之哉尊酒告虔匪以為報尚  
饗

祈雨祝文

七八月之間旱後古以來病之蓋良苗之將穰  
猶嬰兒之欲長膏澤之弗繼猶乳哺之失時命  
之存亡於是焉在其及安視而弗以告乎惟神  
不愛須臾之勞以林其垂絕之命使民獲有年  
之賜則吏其敢忘神之功謹告

祈雨諸廟祝文

昔者呂氏之書以秋行夏令為奸漢人論究離  
之治亦各有其時焉自履素商月有半矣而蘊  
隆之雲方熾膏潤之澤其微誰謂九秋乃如三  
伏陰陽失叙莫甚於斯祀政干和敢不自省惟  
神赦吏之臯憫民之留油然而雨伯非特洗歎  
煩之氣抑以全豐稔之功稽首投誠立俟嘉應  
謹告

祈晴祝文

乃者穀方華而旱某以為請而神昇之雨矣今者穀既成而雨某又以為請神其可無意乎蓋前日之旱猶嬰兒之失乳今茲之雨猶飽而將疾二者俱危道也然吏知其危而憂之而已若夫憂之而人能拯之非神其孰望乎今事勢亟矣一日之雨則未有一日之傷如極渴然不可緩也惟神母愛須臾之勞而賜以旬日之霖使民不失終歲之望神亦無發前日之功謹告

謝晴祝文

秋大熟未獲方興銍艾之功雨三日為霖懼失豐穰之均至爰潔齋而有請荷慈憫之亟後開靈麓之嶽雲煥扶桑之麗景霽逢甲子獲寬傷稼之憂時近孟冬行畢滌場之役敢申祇謝仰答殊恩尚慚彌月之晴迄保有年之慶臣某無任激切感荷之至謹告

祈雪祝文

考諸傳記雪為五穀之精故盈尺之瑞可占豐年非苟然也比者消選剛辰將有祈於祠下而誠意甫啓嘉應遽形王靈繽紛疇不欣覩是用

易祈而謝因謝而祈願於臚前錫以三白拜神之惠其曷敢忘

祈晴祝文

迺自季春以來霖雨過度頗聞田里之間穀已播而厄於寒蠶方育而病於濕二者皆民之大事一或失望將何恃以爲生况穀價未平物情正鬱而陰霖弗止憔悴可知此其所以憂愧怵惕而有祈於神也惟神之威靈赫此宜無難者回淑氣於暮春闔新晴於甲子使憔悴者頓釋而憂愧者亦以少紓其敢忘神之天賜謹告

祈雨祝文

詩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言苗之方盛非雨無以滋之也况仲夏之月其節曰芒種其候曰分龍必潤澤以時則豐穰可卜農書之占厥有常驗此其之所以奔告於神而不敢後也自春以來民困貴糴今數月矣吏雖百方以救之未能大有濟也惟入梅之後與分龍之日膏澤應期而至則民之蓋藏者盡出糴賈不抑而自平此在神一舉手之功爾矜民生之久困察吏術之已窮惟明神其垂意焉幸甚謹告

謝雨祝文

比以農書之占曰芒種曰分龍於望雨爲尤切用敬禱于有神廼丁未遂雨甲寅之後三日之間又連錫以雨鉅室之藏於是乎稍出而豐年之應於是乎可期荷神之施腴矣維嘉穀之方苗猶穉鬼之仰乳願神不倦于賜而有以終之使久困之民早遂一飽之樂則吏之所以圖報者其曷敢有忘尚饗

仰山祝文

惟山之威靈德澤肇於大江之西而延及於重湖之南有無恃之以爲司命屬者征行厄於風雪過表之日有謁于王靈景端開遂以善達惟時湘土離宮在焉賴神之休自此焉始鞠躬拜謁其敢不虔

真武殿祝文

於皇上聖威神在天誕降福澤于民俾有寧宇其之祇事爲日久矣叨恩今闔而靈宮在焉眎事之物敬伸謁歎江湖之間沴氣易作尚惟慈憫弭於未然區區之誠仰祈昭鑒

祈晴祝文

比以霖雨過期煖氣弗効用祇謁于明神荷神之仁不以爲瀆煖晴光於甲子田淑氣於暮春凡其所求厥應如響顧何以得此於神哉惟時細民方苦貴糴併斫矜憫密運化機俾氣序之不愆則蓋藏之畢出惟神其終念之

諸龍潭祈雨祝文

迺者甲寅以後之雨距今甫半月耳炎風烈日相爲煽薄故雖下田之水亦有竭告者况高仰之地乎更有芟田間來者以爲數日不雨則多稼可虞自聞斯言膺肺如灼蓋民之窘於貴糴

于茲半載矣昉昉焉惟早稼登場是望以紓其困以拯其急者非常歲比也今嘉穀方苗而膏澤弗繼一或失望其將柰何此某之所以痛心疾首而有禱于龍君之靈也郡綬所縻不克躬詣而遣官以前惟龍君之神變迅速興雲雨以澤萬物直一噓吸間耳以一噓吸之勞而可以救數十萬生靈之命龍君其肯靳乎敢再拜以

竢

上封雷池祝文

迺者尉掾之行已控忱詞請命於龍君矣區區

悃誠尚慮未徹謹俯造簿正以前蓋信宿以來  
旱氣熾熾益甚前日大田多稼凜然可虞龍君  
而不亟拯之則後雖賜雨將無所及矣幸哀而  
憐之不惜一嘘吸之勞而全數十萬生靈之命  
龍君之功之德所以簡於上帝者又將如何哉  
敬再拜以俟

請水祝文

間以旱勢可慮遣官致禱于靈湫矣小州曰今  
早氣日熾其爲可憂又甚於前念非躬禱不可  
印綬所縻願莫定用恭迎靈湫之水安奉

于郡庭

中州曰恭  
神位

伏願章示威神使油雲鬱興

陰風慘變從車蓋而來崇朝之頃霈為大雨則  
龍君之有大造于茲土也其可以限量計哉某  
謹帥吏民敬共以俟

零陵王廟祈雨祝文

惟王之威靈著于湘土某知所敬仰久矣歲時  
禱祀諉諸有司而不以身親焉則某之辜也今  
旱勢甚酷群情整整學校之士以爲王於旱潦  
之求無不響答特未嘗願有請而已某是用矍  
然爲愧且懼俯伏祠下控誠而拜禱焉幸哀斯

惘誠尚慮未徹謹俯遣簿正以前蓋信宿以來  
旱氣熾熾益甚前日大田多稼凜然可虞龍君  
而不亟拯之則後雖賜雨將無所及矣幸哀而  
憐之不惜一嘘吸之勞而全數十萬生靈之命  
龍君之功之德所以簡於上帝者又將如何哉  
敬再拜以俟

請水祝文

間以旱勢可憂遣官致禱于靈湫矣小州曰今  
旱氣日熾其爲可憂又甚於前念非躬禱不可  
印綬所縻願莫之遂是用恭迎靈湫之水安奉  
于郡庭中州曰恭伏願章示威神使油雲鬱興  
陰風慘變從車蓋而來崇朝之頃霈為大雨則  
龍君之有大造于茲土也其可以限量計哉某  
謹帥吏民敬共以俟

零陵王廟祈雨祝文

惟王之威靈著于湘土某知所敬仰久矣歲時  
禱祀諉諸有司而不以身親焉則某之辜也今  
旱勢甚酷群情整整學校之士以爲王於旱潦  
之求無不響答特未嘗願有請而已某是用矍  
然爲愧且懼俯伏祠下控誠而拜禱焉幸哀斯

民亟賜以雨使歲事獲全而人無流莩其所以  
圖報於王者其曷敢有忘

西齊王後殿祈雨祝文

維聖母有池靈變甚異見於 宗室聞守臣李  
閱之記屬茲亢旱群情皇皇而此邦之民乃有  
以刻文來告者其甚恨知之不蚤也謹命禩僚  
恭伸禱請伏惟慈仁亟彰嘉應使膏澤隨霈嘉  
穀獲全則其所以答靈休而侈神貺者其曷敢  
不虔敢再拜以請

南嶽火德星君祝文

比因亢旱虔致禱祈恭遇南方火德執法星君  
正臨軫宿下照長沙臣已卜日躬修醮謝冀蒙  
福佑潛弭旱災而臣適有瘡瘍之疾未敢祇謁  
高真謹令儒林郎武安軍節度推官趙希常先  
詣致庭代陳忱悃伏望聖慈俯賜矜憫推旱魃  
於熾張之際霽甘霖於愆亢之餘俾歲事獲全  
民命可續嘉與闔境王靈共拜更生之恩謹俟  
疾平亟酬忱願仰祈聖察

社稷風雨雷神祈雨祝文

天久不雨良苗將稿黎黎下民大命近止肆陳



菲薦力請于神膏澤沛然恭俟嘉應

岳麓湘江祈雨祝文

諸侯之職當祀山川岳麓云靈麓魏魏望肇新壇墳亦既訖工屬茲元賜故仰禱請雲興膚寸澤洽一方願彰厥靈以拯民命

諸廟祝文

在詩有之旱既太甚蘊隆蟲蟲又曰旱魃為虐如愆如焚昔蓋聞之今乃親見咎由牧守民焉何辜以神之仁非無意於濟物者而懇祈屢矣迄未之應母乃天數流行有非神所得專者乎

采諸衆言惟碧王之醮功力最大已消良日祇按冲科蠖蟻之誠懼難上達願神哀此下土函控請于昊穹庶幾回眷佑之仁而膺潤澤之賜使大田多稼不至甚損而生靈之命尚或可全所以圖報於神者其曷敢有已

祠山忠靖祝文

維王帝威靈蓋已受命穹昊為百神之宗其於揀旱乾致雨澤非難事也迎奉以來幾兩旬決嘉應屢而膏施尚屯意者公庭煩渫之地非神之所安是用還于靈祠就伸禱請

諸廟祝文

自龍君之來境內之雨者屢矣然潤澤則有之而露洽則未也或謂龍之為神動則升霄漢靜則安江潭公庭之煩滌非所樂也是用還于靈五龍安濟就伸禱請今旱勢極矣蚤稼之傷云靈祠者已不可復全而下田晚稻苟得一雨霈然充溢則尚庶幾中熟之望龍君亦何靳一嘘吸之勞而不以掄千萬人於溝壑乎菲薦肅陳以寓誠意尚惟歆饗承副所期

洞陽 昭潭祝文

間者旱暵為虐既靡神不舉矣采之衆論乃白威靈之章灼莫洞陽若顧未嘗致請焉此其不敏之辜也是用諏僚屬以往拜于庭而追之區區此心蓋已飛馳於靈湫之上矣今旱氣如焚耗數已極而奔霆走電大霈甘雨在龍君之力為無難願以一嘘吸之勞而救千萬人溝壑之難非惟斯人蒙澤吏亦與受賜焉圖報之典不敢忘也謹再拜以俟

社稷以下祝文 城隍山 川同

聞者將用道家法致禱于紫微太乙之尊念矮

蟻之誠未易上達也則有謁于神願為請命吳  
穹函賜之雨越孟秋戊戌陰雲鬱興膏澤密布  
實維明神陰相之力歟旱乾旣久涸澆未深雖  
搗苗少蘇而溝塍之水則涸竭猶昔也立秋之  
期近在旦暮事勢亟矣及今而雨足則早稼之  
未損者猶可全一或少遲則晚苗之方茂者亦  
告病矣危機交急莫甚斯時是用不避瀆煩復  
伸懇請以神之仁必不忍為賜之不竟也敢臨  
瞻以俟

五處龍王 上封雷池祝文

比繇舛政召致旱災有謁於龍君之靈龍君數  
不以為瀆曰是知過而能自儆者也入秋以來  
屢賜之雨雖早稼或虧而晚苗甚茂儻白露之  
前更賜一再之雨則歲功畢矣謹命僚屬且謝  
且祈龍君之仁其尚念之

祭龍壇祝文

比以時澤未浹古之雩祀有所謂象龍致雨可  
考蓋三代之禮也乃立壇壝將徧象五方之龍  
而致禱焉自北而東雨已隨之嗚呼其亦可謂  
靈也已肆命邑長祗謝于神白露之前更斲其

靈迄為有年則其將廟而祀之不敢忘龍君之德也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亢旱有禱于神入秋以來屢霑甘澤雖蠶稼少損而晚禾勃興神之為賜大矣不腆菲薦于以告虔尚惟終惠迄遂中熟

諸廟祈雨祝文

乃者蚤稼將登既厄于夏旱矣今晚苗方盛而雨復不時是猶疋羸之人一疾未瘳而再疾隨之也嗚呼此豈明神之所忍邪甘霖沛然一洗枯槁在神特指顧之力而民免溝壑之憂再拜以祈上俟嘉應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嘉穀將登雨弗時至用有謁于明神甫殫孚答如響霈然膏澤高下均霑神之為賜盛矣今距收刈之期尚隔旬月惟無暴風無淫雨則晚稼有十全之功斯民遂一飽之樂神其終惠之幸甚

佑聖祝文

欽惟佑聖庇此一方雨暘之祈端應如響一新

殿宇庸答霖霖工役方興不無震動惟神密相  
迄用有成

保安赦祭諸廟祝文

聖皇臨御餘三十年冀也小心對越無媿茲愆  
調豫率土驚欽憂奉祭書禱于靈嶽諸雨云願  
言降監諸雨云密佑聖躬即遂清寧以福方夏  
起夏筆書堂告土地祝文

其惟此山得名自江憲公始先正楊文莊又嘗  
讀書于茲其也不材敢望前哲屬以屏居窮巷  
思得山林閒曠之地以為藏修自遊之所而僧  
以是告捐田數畝質而為草堂揆日之良肇庀  
工役朽材腐瓦苟以集事惟神默相亟臻厥成  
謹告

祭大仙祈雨祝文

嗚呼噓風霆噴雨露變化倏忽莫如南臺百丈  
之山而普照靈澤寔以帝念典司其間夫以佛  
道之尊仙道之大固萬靈之所聽命而巖洞之  
幽邃湫淵之深窈又神龍之所蟠宜其百數十  
年以早致禱者莫不猶響之斯答未嘗有如今  
日之艱豈佛與仙之仁無意於拯此土之厄乎

抑天時之當爾而天意之未還嗚呼昔歲之饑  
民病極矣雖去冬一稔曾未蘇其痍癘儻或再  
歉則顛連於溝壑歎呼於山谷殆將何所不有  
豈容一日之少安然則今茲之豐凶而民命存  
亡之決而賜雨之淹速則又豐凶之所關此其  
之所以望雲霓而涕泗瞻原野而辛酸也吾佛  
與仙之仁於此而不亟拯則是實斯人於度外  
而坐視其塗炭昊穹至仁必不忍以萬物為芻  
狗吾佛與仙儻為斯人而力請則天意一回化  
驕陽而為霖雨殆猶反掌之非難嗚呼事勢迫

矣民望極矣吾佛與僊真之拯不可不亟矣是  
用寫哀誠而禱懇敢罄竭其肺腑與去雲之駿  
韃沛大雨之瀰漫起禾稼之將枯洗瘡痍而復  
完則某將大書深刻于巖石之上昭聖功之不  
刊嗚呼謹告

再祭大仙祈雨祝文

嗚呼旱勢酷矣三日不雨則高下之田蚤晚之  
稼皆無遺育矣方來之禍將無策以拯而生民  
之命不可以復續夫以普照靈澤之仁寧頓懇  
然于此今翠峰龍君之來衆聖咸集豈不能力

回造化而為一方生民之福敢殫誠以致祈冀  
響應之遙速也謹告

三廟祝文

某奉祠竊采無補秋毫茲叨誤恩復臨舊郡控  
免弗獲洎吉問涂惟神默相此行俾長幼均安  
道路無虞到郡之日舉措適宜利澤及物前有  
粗立之效鄉閭寧謐災沴不生後無卻顧之憂  
則拜神之賜大矣不腆酒肴具將誠意

武濟廟祝文

昔者漢室龍興王實舉百粵之師佐寬仁之主

滅強暴之敵措天下于大安功烈偉矣廟食闕  
中垂二千祀而護國之忠庇民之惠益有加焉  
比歲盜起汀樵一道震駭湯盪除兇孽雖王師致  
討之力而默扶陰佑賴神之賜為多駿騎騰山  
緝蜂螫賊靈應彰灼有不可誣者某猥以非材  
分符舊服維泉為郡實王統臨之下是用虔脩  
謁款控露寸衷尚惟慈仁密垂鴻覆俾封域晏  
寧蓄害寢息或有為民禱請者當此鄉祠庭而  
扣艱焉一念之誠當蒙昭答不腆牲醴維以薦  
忱

五龍堂祝文

五龍之祠於祀典為最重其之至也嘗命官僚分謁而未克躬拜于庭屬以霖雨過度惕然不敢寧訊之幙屬謂王神靈變化莫測所當先禱焉用敢齊心有請願王以一嘘吸之間豁開陽明屏除陰沴留此嘉澤以時施焉庶幾稌苗獲全豐歲可望某與邦人將戴施於無窮其曷敢忘報

洛陽橋祝文

某蒙恩分符再蒞南土適當凋瘵之極未知振起之方唯當誠意正心克已勵行拯民如飢溺遠利如垢汙期以暮年盡銷愁嘆儻或有渝斯志不敢復度此橋

又

某之始至嘗有矢言在官暮年刻勵唯謹雖煩苛粗省而惠利未周回省初心媿負多矣叨恩有行未離本道苟可以益比吾民者不敢不力惟神其終相之

西峽江祝文

某携家之鎮宵濟于江若時之春風濤方壯惟



神嘿相如席之平不腆醪羞將此誠意

蓋竹廟祝文

某叨恩出守舊郡是臨道于靈祠敢陳菲薦惟  
王嘿佑俾征涂之間災疾弗作到郡之後舉措  
適宜民俗安安舊觀以復庶無負朝家起廢之  
意異時代還謹當俯儀以謝靈貺

南劔州判官聽土地祝文

某少遊幕府寔藉神庥由此登朝浸叨華貫十  
有六年之間兩守泉南皆謁欵於神示不忘本  
也不腆牲酒于以告虔神其聽之介以景福

水口鎮廟祝文

某祗戍泉山道出祠下將就舟楫以達于大義  
之津惟神威德被于遠邇願垂洪覆俾順風安  
流無有驚阻則蒙施大矣不腆牲酒于以告虔  
明威赫然尚其顧享

泉州謁先聖祝文

某昔歲守泉漸無善狀茲由間散被命復來或  
謂舊政則易孚舊民則易治嗚呼聖門之教一  
曰敬二曰敬况以千里提封之廣萬民宅生之  
重而可以易眡之乎先儒有謂近世之臨舊鎮

者政聲率不逮前由其有易心也矧某之愚其  
敢少忽競競朝夕若履春水庶幾萬一或免于  
戾於皇元聖尚式教之

### 東嶽祝文

某昔者守泉首末三年年穀洊登寇攘寢息公  
私少事遠近晏然豈某之智力能致是哉寔神  
大庇斯民而錫之福也今復被命此來惟庶惟  
仁惟公惟勤所以自勉者不敢不用其至若乃  
人力所不及神其嘿佑之俾二氣均調百嘉咸  
遂田野安妥熾塵不驚豈惟某之踈拙獲免厥  
愆斯民實被如天之施

### 朱文公祠祝文

某不佞自少讀先生之書知理之與事同出一  
源而明德者固新民之本也二十年間存更麾  
節亦知勉乎此矣然窮理未精故應事多舛明  
德之功未至而求民之新得乎被命重來益深  
祗懼尚思自勉庶有進焉

### 忠孝祠祝文

某昔者試郡立二公之祠于此慕而效之蓋將  
終身焉去之暮年而執親喪不敢忘致哀之誼

入踐近班兼陪經幄亦思盡責難之益忠孝大  
端粗知自勉揆之前修可魏寔多被命復來式  
瞻遺像高山景行有慨于中酌以一卮凜然興  
敬

蔡忠惠公祝文

惟公兩牧是邦德政在民至今未泯某寔何人  
亦叨再至緬懷遺跡可效可師朝夕恪恭庶幾  
萬一

王忠文公祝文

公之守泉才閱歲爾而德政在人有百年之恩  
間者祠宇之修某為之記蓋嘗妄論一二矣茲  
由間館再玷守符緬懷清風益加敬慕九原可  
作非公誰歸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卷第四十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五十

祝文

諸先賢祠祝文

某昨叨守符慚無善狀茲由間館被命復來惟  
公德愛在民如古循吏緬懷遺範可效可師朝  
夕恪恭庶幾萬一

韓忠獻

改云

惟公以有宋元臣寔生此土

趙丞相

改云

惟公以中興元臣寔生此土

游御史

改云

惟公道盛德尊嘗居元幙

社稷祝文

惟神五行之主百物所生邦之群祀莫此為重  
維春之戊祗薦吉蠲歲稔民安緊神是賴謹以  
后土勾龍配

稷神祝文

惟神寔生百穀育我群黎爰以仲春恪修常祀  
田功方舉土脉夫膏澤洽歲豐且願垂嘉應謹以  
后稷氏配

后土勾龍氏

惟神平易九州功垂萬古其在郡國典祀有常  
敬共以陳豈云故事併祈靈貺膏潤下民

后稷氏

惟神播種百穀粒我蒸民配天之功振古無匹  
恪共修祀敢曰故常俾歲大豐于神是望

北山祝文

按祭法凡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者謂之神有崇  
北山實應斯典某昔叨假守凡有禱請未嘗不  
先焉曰雨曰暘殆猶響答今自首春以來雨不  
時若者幾四旬浹矣田事方興而膏潤未洽某  
日夜念此如惓如焚惟神屹然尊雄為一州之  
鎮歎雲泄霧噓吸雷雨直反掌間耳是用修舉

舊典以有謁予神願矜其誠亟賜嘉澤使耕稼  
以時而豐穰可望豈獨邦人追溝壑之厄某亦  
與被丘山之恩謹告

祠山祝文

昔某之在江左也值王誕彌之日必致敬焉今  
者再守溫陵祇事之初蓋嘗遣官代謁于祠下  
矣而未果躬造也仲春上弦時維陽中毓聖降  
神實在此日庭訟方殷展謁未皇敬以辦香肅  
將誠意農方望雨王其念之俾清明之前膏澤  
霑洽于耜舉趾得以及時某當涓日以拜王之  
賜其敢不愛謹告

春祈諸廟祝文

古者祈報之禮社稷而已後世徧及於山川百  
神之祠蓋有功于民固不容畧也惟神廟食茲  
土亦既有年方春致祈專為農事申申之夕雷  
雨作解固足慰三農之望矣自今以往曰雨曰  
暘必以其時然後豐穰之慶可卜惟神其幸惠  
之不腆醪羞具將誠意

社稷神祝文

古者諸侯之祭惟社稷而已蓋稷非土無以生

民非稷無以農重社稷所以重民其叨恩來守禮當祇謁其敢弗恪尚惟嘿相俾大有年

風師

某入郡之初嘗謁于社稷矣而未知風師之有壇也立春之後方修祀事而國有郵典不交躬陳與獻而以官僚代之每廩然不自安也謹涓穀旦按視壇壝且忘工徒稍加繕修惟神當以春和扇溫厚之仁以成生育之化吉蠲之報其敢弗虔謹告

雨師

某入郡之初嘗謁于社稷矣而未知雨師之有壇也茲涓穀旦躬修按視之禮且命僚屬稍加繕治惟今農事方興而嘉澤未應某竊懼焉願神賜以霖沐繼以優渥且霑足焉俾歲大豐而民有生意則吉蠲之報其敢弗虔謹告

雷師

某入郡之初嘗謁于社稷矣而未知雷師之有壇也茲涓穀旦躬修按視之禮且命僚屬稍加繕治惟今啓蟄既久而霆聲未發某竊懼焉惟神當此大壯之月誕推作解之仁俾百果草木

無不奮張而泉源之竇流通衍溢耕稼以時迄成豐歲則吉蠲之報其敢弗虔謹告

聖妃宮祝文

某猥以非材再守茲土實惟神庇是依今者凶狡之徒方舟南下所至剽殺重為民族之害某既調兵以逐捕矣於惟聖靈丕赫振耀九航海之人仰恃以為司命是用祇遣官僚敬伸忱禱昔者戊寅之後蓋嘗賴神以有濟今舟師追賊行且相及正仰資聖力之時惟神繫之維之使不得遁王師大捷一網弗遺鯨波晏清如行枕席之上皆神之惠也某之報謝其敢弗虔謹告

海神通遠王靈著王祝文

大海之神比者溫明之寇來自北洋所至剽奪重為民族之害舟師致討稍挫其鋒而餘孽尚蕃也儻弗即撲除則其縱橫海道未有窮已某既大集官民之兵俾往迹捕然鯨波浩渺實為危道非神力助順豈能必濟是用一誠遙祝且委官僚致少牢之薦以乞靈于大神伏惟擠狂寇於立敗之途導王師以必勝之機使一網盡



獲庶幾萬舶安行群生嘉賴其之所以圖報於神者其敢弗虔

通遠王

靈著王

但改委官僚一句云且委邑令致禱于祠下伏惟云云

社神

稷神

后土勾龍氏

后稷氏

風雨師

雷神祝文

社稷穀雨之雨閱日幾何高田已乾良苗將瘁是用震懼奔告于神瀕海之邦土脉剛燥一雨十日霂然溢流滲之漉之庶克有濟造化之妙

咄嗟可詘神其哀憫是拯是救謹告

諸廟祝文

田之甚畏者莫如旱而旱之可畏者尤莫如春蓋播殖之功於是乎始雨不以時則種不得入豈非甚可畏者乎泉為瀕海之邦厥土剛燥五日不雨則高田告病十日不雨則雖膏腴之壤亦索然矣今自穀雨以至于今霽色彌旬田之告旱宜也其濫尸郡紘無善政以和陰陽致此災沴然罪在守而不在民守誠有罪不敢辭罰若春種弗入一歲之功於是乎已生靈之命將

委溝壑是豈明神之所忍哉吁嗟以祈恭俟嘉  
應謹告

惠安縣管下聖妃宮祈雨祝文

乃者穀雨以來嘉澤弗繼其旣徧祈郡望矣雨  
意屢作而未即霈然惠邑之士有言龍官之山  
聖妃之祠靈響甚著鄉人父老方奉九座真如  
之像就致禱焉以郡守閔雨之誠儻致辨香為  
民有請無不獲者是用控露忱辭遥伸懇款且  
委邑尉代謁于祠下夫以聖妃之神靈濟而以  
佛菩薩之慈悲其視生靈之急必將如拯焚溺  
願不惜嘘吸之力使一雨十日高原下隰無不  
被優渥之施闔郡七邑俱為豐年則某之所以  
圖報者其曷敢懈謹告

北山神祝文

間者庚申以閔雨有所于神繼是日登北壩之  
樓望名山而控貍焉荷神之慈賜答如響乙丑  
之脯霑然而洽平疇賴以滋溢良苗為之奮興  
然謂之霑洽則未也是用再詣半山稽首致祈  
願先小滿而潤澤豐不待芒種而播藝畢庶幾  
一稔可期而民免流莩戴神之德其敢弭忘謹

告

惠安縣龍宮山聖妃祠等再祈雨祝文

其間者以閔雨修祠遣邑尉代禱祠下而其拜于庭以送之鄉之士有馳報者謂祝祠甫至而甘霖隨霑不疾而速有如此者其不勝興敬維瀕海之邦厥壤剛燥比雖得雨而風日炎燦潤澤易竭種藝猶艱一或失時後雖甘霖相續亦無及於事矣十萬生靈之命安危存亡決於朝夕豈細故哉是用命邑宰敬致菲儀就屬鄉士再伸忱禱伏惟英烈之神靈一以覺之慈悲實聖圖之一雨十日俾土之瘠者肥而苗之萎者茂環地千里俱為豐年則其之所以謝靈貺者其敢或後謹告

東順正 西明烈 明德王祝文

城隍之有神州郡之有守幽顯雖不同其食於民則一也夫既食民之食則當憂民之憂此其於今茲之旱所以惶懼休迫而有求於神也守之憂民如此神之憂民其可已乎然守能憂之而不能救之能憂而又能救者神也今旱勢極矣神於是焉而不救則苗將枯槁以死民既乏

食必將飢餓流離以死神其忍之乎夫人與天  
未能無間者也其之愚猶欲籲天以拯之神與  
天本無間神為有請于天而賜之雨顧不甚易  
乎以神之靈之仁必能哀憫斯民而思所以拯  
之者用敢頓首以請謹告

### 龍湖祝文

龍湖之神迺者季春以來雨弗時若幾於靡神  
不舉矣雖蒙響答纔數刻而止田疇之槁猶自  
若也謹按圖志晉邑之南龍湖在焉淵渟瑩徹  
周數十里蓋有神物宅乎其中湖上有祠靈應  
夙著其以城鎗之守弗克躬造而命邑尉往致  
祈焉謹拜于庭遙致忱悃伏願油然而雲興靈  
然而雨注以震耀龍君之威靈俾歲有秋而人  
弗告病則其之所以圖報者其曷敢忘謹告

### 龍潭

龍潭之神同前謹按圖志常逮之里龍潭在焉赤  
虬之異著自疇昔其以城鎗之守餘同前

### 朋山廟祝文

朋山感寧主同前謹按圖志朋山清源實為此土  
之望天降時雨則雲氣必起於二山之顛屬茲

早曠宜控忱請其以城鑰之守弗克躬造而命  
邑官往焉謹拜于庭遙致悃悃伏願油然而雲  
興霈然而雨注以彰爾神之威靈俾歲有秋而  
人弗告病哉其之所以圖報者其曷敢忘謹告

紫帽山

紫帽山威靈顯應王前同謹按圖志紫帽之山實

為此邦之望而神食其地靈應夙聞屬茲早曠  
宜控忱請其以城鑰之守前同

飛陽廟

飛陽廟顯應王前同謹按圖志飛陽之廟靈響夙

聞屬茲早曠宜控忱請其以城鑰之守前同

同安縣昭應廟祝文

勅封善澤侯 善濟侯 善貺侯 善利侯

善惠侯 善祐侯 廼者季春以來兩弗時若

幾於靡神不舉謹按圖志昭應之廟神龍宅焉

洞穴深沉杳不可測昔者命書之始至也乘雲

擎空衆共覩焉屬茲早曠宜控忱請其以城鑰

之守前同伏願油然而雲興霈然而雨注以彰

我龍君之神靈俾歲有秋而人弗告病則其之

所以圖報者其曷敢忘謹告

南峯潭祝文

南峯龍潭之神同前謹按圖志南峯有潭神龍  
宅焉昔在淳熙有令嘗禱雨于是隨獲甘露  
響著聞屬茲旱暵宜控忱請某以城鑰之守上  
伏願油然而雲興霈然而雨注以將我龍君之  
神靈俾歲有秋而人弗告病則某之所以圖報  
者其曷敢忘謹告

龍潭祠之神

同前謹按圖志佛嶺有祠下瞰龍潭靈應彰灼  
屬茲旱暵宜控忱請某以城鑰之守同前伏願

油然而雲興霈然而雨注以震耀尔神之威靈  
俾歲有秋同前

石鼓神祠

石鼓神之祠同前謹按圖志石鼓之祠靈應彰  
灼屬茲旱暵宜控忱請某以城鑰之守同前

白馬仙祠

白馬仙之祠同前謹按圖志白馬之祠靈應彰  
灼屬茲旱暵宜控忱請某以城鑰之守同前

古潭五龍廟

古潭五龍廟之神同前謹按圖志古潭之側故

有神祠實曰五龍靈應彰灼屬茲旱暵宜控忱  
請某以城鑰之守同前後

龍湖廟

龍湖廟之神同前謹按圖志麗碧之山龍湖在  
焉白雲覆顛則雨立至屬茲旱暵宜控忱請某  
以城鑰之守同前

佐溪潭

佐溪潭之神同前謹按圖志佐溪之山石寶窰  
深神龍攸宅屬茲旱暵宜控忱請某以城鑰之  
守同前

福遠廟祝文

福遠廟諸位龍王乃季春以來雨不時若幾於  
靡神弗舉矣而旱氣彌烈竊意廟貌之靈有當  
躬禱而未及者矣考按圖志惟神之居於方為  
東所主者生於位為辰其象為龍 紹興中守  
臣因旱以請又有變化飛騰之異某皆在 嘉  
定亦嘗致禱而有獲焉昨者僅命官僚而未果  
親謁此某之罪也是用涓日之良頓首庭下顧  
廟雖有號而封爵未崇願神昭示威靈隨禱立  
應霽然大雨盡起欲稿之苗轉凶為豐活我黎

庶則其當顯白于朝衮服命圭以為神之報茲  
言弗爽天日實臨謹告

祠山祝文

正佑昭顯威德聖烈主同前考按圖志惟王聖  
德神功被于遠邇四方郡邑莫不有祠而泉之  
祠尤闕且麗民之恃王為命也久矣間者僅命  
官僚而未克親謁此其之臯也是用滄日之良  
頓首庭下惟王哀憫斯民而亟救之俾無餓殍  
流離之厄則吏與民均荷王之賜其敢有忘

廣佑廟祝文

明應威信廣佑福善王同前惟王嘗守茲土遺  
愛在人雖大振厥靈于樵川然惓惓此邦必有  
不容釋者僅命官僚餘同

比山神

其自仲春之六日以閔雨有祈于神信宿之間  
賜答如響及季春以來懇祈者再而賜答乃若  
少緩焉然所謂當小滿而潤澤豐未芒種而播  
藝畢則亦未當不如所禱也荷神之休拯此民  
命謹再拜以謝且將相攸吉壤以麗壇壝之奉  
焉惟神益彰厥靈俾梅雨時至載優載溍載活



載足使高原下隰無不稔之田則其之所以敬事神者其曷敢有已謹告

社稷四位 三城隍謝雨祝文

間者以早曠有禱于神越翼日透雨又彌旬而兩大摯遂告足焉種藝之事得以及時是用俯伏壇壝以謝神之貺惟閩之俗以梅雨多寡而占歲之豐儉願神哀矜斯人而幸賜之俾凡荒之苗賴以蔭養方苞穎粟迄于有成神之惠也民之福也其之大幸也其曷敢忘報謹告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早曠有禱于神曾未逾旬雨遂告足種藝之事得以及時是用抵遣掾屬敬伸謁謝之禮梅黃而雨茲惟厥時願神之仁錫以終惠俾大田之稼迄獲有秋報事有常其敢不恪謹告

祠山 廣佑王 福遠廟謝雨祝文

間者以早曠有禱于王是夕之雨霖沐達旦又彌旬而兩大摯遂告足焉

下同城隍祝文

福遠廟改云神之惠也封爵之請其敢或渝

外縣諸廟及龍潭祝文

比以早曠有禱于神

下同諸廟祝文

內改掾屬作邑僚

祈風文

惟泉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舶之  
至時與不時者風也而能使風之後律而不愆  
者神也是以國有典祀俾守土之臣一歲而再  
禱焉嗚呼郡計之殫至此極矣民力之耗亦既  
甚矣引領南望日需其至以寬倒垂之急者唯  
此而矣神其大軫厥靈俾波濤晏清舳艫安行  
順風揚颿一日千里畢至而無梗焉是則吏與  
民之大願也謹頓首以請

聖妃祝文

天下之至峻者莫如海道而至不仁者莫如盜  
賊以至不仁之徒而憑至峻之地其為生靈之  
害可勝計哉某拜忝郡符方將與民相安於無  
事而自春徂夏寇至再焉前者自北而南僅能  
小挫其鋒今復自南而北儻不大懲艾之則方  
來之患未有窮已是用糾合熊虎之旅俾往殄  
鯨鯢之群惟聖妃神靈烜赫凡航海之人賴以  
為司命是用有謁焉導主師以必勝之機而擠  
狂寇於必敗之塗如前日之所禱者非聖妃其  
誰望敢俯伏以請謹告

社稷神風雨雷師壇祈雨祝文

六月之雨春秋書之于冊蓋喜之也以六月之雨為可喜則其不雨之可憂明矣比自甲寅以來雨之弗繼者兼旬于此芄芃之苗無以膏潤其憂顧不大矣乎既以籲于天又將懇于神而洞酌未伸嘉澤已霈蓋為之喜而不寐明發夙興敬拜于壇壝之下為民而謝且為民而禱焉浙玉炊薌數日以俟惟神終此大惠俾吾民均遂一飽之樂豈不休哉謹告

社稷神風雨雷師城隍諸廟祝文

春秋之交雨以時至此豐年之祥也然適中則為美過度則為災矧早稼在田刈穫方興而霖淫弗止豈不妨良農之功而損嘉穀之實乎是用祇命官僚赴懇于神伏惟賜以兼旬之霽使畢收成之事而後錫以嘉澤焉某之望也邦人之幸也敢頓首以請謹告

北山神祈晴祝文

昔者稻方播而雨不時屢以懇于神神不以為瀆而賜之雨矣今者稻方收而雨過度舍神其誰懇乎是用冒霖淫而陟嵯峨為民有禱焉惟

之靈開闔陰陽卷舒雲雨直噓吸間爾伏  
惟察其為民之誠而即賜之霽非惟大田免淪  
沒之患而斯民亦追昏墊之虞荷神之施豈有  
涯哉俯伏以請謹告

社稷神風雨雷師城隍諸廟祈晴祝文

迺者陰霖不止爰爰乎害稼之憂賴神之靈隨  
禱而霽是神有大造于斯人也繼自今願終其  
賜焉訖處暑而晴入白露而雨晴不過於亢雨  
弗至於淫則大有之年指日可待若時秋報其  
敢不虔謹告

沱山神祝文

間者禱霽于神端蒙響應今茲又闕雨矣捨神  
其安愬乎片雲鬱興霈澤千里神之所易易者  
敢頓首以請謹告

秋賽諸廟祝文

歲事告登民獲一飽嘿回造化繫神之功報祝  
以時不敢不恪尚祈全護俾成厥終

慈濟廟

自春以來民鮮疾癘導蘇去沴繫神之功下同  
惠安成應寧濟廟祝文

惟神正直聰明默佑一邑 聖朝嘉獎申錫贊  
書威靈益章遐邇蒙福某假守于此密藉神庥  
敢薦菲儀具昭誠意

謁姜相公墓祝文

嗚乎建中貞元之相垂二十人而以清名直道  
標表百代者公與陸宣公而已公調于泉陸謫  
于忠皆不果召而沒天豈無意於忠臣乎何其  
厄窮至是也嗟夫靈均弗遷瓌辭孰傳曲江既  
死勁節愈偉是則天之厄公也乃所以榮公也  
歟巍巍姜公嶢嶢東峰峰以姜名千古並崇我  
再來思而再謁公酌以一卮懷哉清風

倪尚書祠堂安奉祝文

嗚呼維此桐城寔公桐鄉民奉嘗之沒世弗忘  
畢方何知乃煽其毒曾是仁人而不遺以數楹  
之屋鞠為廢壤過者嘖呻迨其既復小大欣欣  
蓋可燔者屋而不可燔者斯民愛公之心歷吉  
安靈官僚儼列式瞻德容共挹馨烈追惟平生  
猥辱深知而於公心粗察其微蓋嘗竊謂其清  
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昔者  
范公以頌溫國于嗟惟公有此二德德如溫公

而不大施施之此邦九牛一豨棟宇告新鄉火  
載設為民者如復奉其教條為士者當有以師  
其風節我行天下落落少同顧獨仰公屹如山  
崇蓋不惟懷子產之愛且深慕汲直之忠舉觴  
慨然為三太息百歲之後儻或有知尚願配秋  
菊寒泉之食尚饗

北山祝文

北山之神間者仲春之辛巳以閔雨有禱于神  
壬午遂雨而雷亦發聲自是之後連日皆雨而  
丁亥之旦迅雷驟雨尤極霽霽辛卯又雨丙申

以至戊戌如丁亥焉至是而一犁始足霽色逾  
旬農方歧望穀雨之旦又如丙申嗚呼非吾此  
山之靈大庇茲土顧何以獲茲敬卜休澣之辰  
再拜以謝繼今有望於神者非一日神之始終  
庇民者亦嘗如一日焉是則某區區之願也謹  
告

又

詩以龜蒙為魯邦所瞻惟時泉山亦此方之龜  
蒙也其兩叨假守每旱溢輒禱于神無不響答  
前後四年歲皆告豐是神有功于民且有造于

其也壇壝將興而某遂去惜不睹其成即日登  
涂回瞻巍峩不忘起敬出為雲雨潤澤千里俾  
歲以屢熟某尚有望焉

福州謁先聖祝文

惟孔門高第者由之果求之藝聖師固嘗許之  
以從政矣而求之所願者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里而已由以千乘自許則夫子哂之蓋地廣則  
難治也民衆則難安也自子路之賢猶未易勝  
此况於一介之末學而遽叨一道七八州之寄  
豈不甚可懼哉惟修己以敬之一言乃先聖示  
人之要指某也其敢不朝夕恪共以期無負於  
大訓有臨在止其曷敢渝

謁先賢堂祝文

惟閩貌在南服而詩書文物之盛軼于中州者  
以有牧守為之作興鄉賢為之表倡故也茲堂  
所祠為位十有八或以符竹或以粉榆要皆有  
功於士類者也其間經術之淵邃德行之超卓  
名節之巍峩者尤使人瞻慕而起敬焉某叨恩  
來守緬懷前哲釋菜訖事祇謁于庭高山仰止  
庶幾萬一

濂溪伊川明道三先生祝文

濂溪先生周元公明道先生程純公伊川先生  
程正公惟三先生之道寔嗣鄒魯不傳之統凡  
今學者知尊經術知慕聖賢知天理人欲之分  
知吾道異端之辨其功有自來矣其叨恩來守  
敢祇謁于祠庭高山仰止凜然興敬

晦翁先生祝文

晦翁先生朱文公比歲以來先生之祠編于寓  
內某麾符所至必敬謁焉假守三山實忝師帥  
之責方將推崇先生之道以興起士風而采諸  
衆言以爲勉齋黃公續承師訓以淑其徒當侑  
食焉消辰奉安不敢不告

勉齋祝文

勉齋先生黃公惟公之在考亭猶顏曾之在洙  
泗發幽闡微既有補於學者繼志嗣事又有功  
於師門采諸衆言奉以侑食英靈未泯必樂於  
斯

諸廟祝文

恭惟明 天子躬攬大柄誕降詔書一洗積年  
貪濁之弊選用敦守分泣庶邦而某不材首叨



親擢付以全閩當端平之元始和之令警領厥  
事其敢不朝夕兢兢精白一心無負選任之意  
然正身以率下節用以愛人在其所當自勉若  
夫時雨暘弭留沴則惟明神是賴非不肖所能  
及焉是用祇謁于廟廷控此忱禱惟神其幸惠  
察之

南臺廟祝文

惟王之功德顯於漢而祠立於唐九閩之人尸  
祝而社稷之者也某昔守泉山猶展敬筵下以  
乞靈於王况今叨鎮于此覆護而扶持之將惟

王是賴用不敢委諸僚屬而必親拜謁焉今之  
所祈於王者大畧有二旱溢頻年人匱於食徠  
千艘而平市估時甘雨而兆豐年此其一也江  
右之盜未平而泉建之師遠戍戎功早捷而振  
旅以歸此其二也若夫區區一心所欲為鄉鄙  
之民興悠長之利者亦惟王有以相之使志得  
以行而事得以宜使後之人曰以閩人為閩帥  
而不孤閩人之望者某也是王不獨有大惠於  
某而且有大造於閩豈不休哉敢再拜以請

東嶽祝文

古者諸侯祭其境內之山川而已魏魏公宗魏  
在東夏而今之郡國莫不致祠母乃與古異乎  
蓋其位在東其德為仁所以佐天地之發育者  
也覆冒群生其功大矣故雖不在封域亦得祀  
焉閩山有祠靈響夙著臣奉 詔作牧敬謁于  
庭布宣 上恩臣之責也若夫時雨暢弭蓄惠  
使一道元元各有生生之樂則惟帝是賴非臣  
所能及也用敢再拜以請

炳靈王祝文

惟王佐代山宗以范方夏猶六子佐天地以生萬  
物也其既朝于帝因以謁王願推仁恩均被一  
道則區區之至望焉

諸處祈晴祝文

維南山之詩有曰既優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  
穀蓋雨之生物也惟足是求既足而過多焉適  
足以為物之病此其之所以危懼怵迫而有祈  
於神王也夫苗方穉而窘於寒疾將實而病於  
濕皆至切之憂願神王之仁以一噓吸之力拯  
而救之開翬象之清明掃積陰之沈滯俾穉者  
以長而實者以成其與斯民戴神王之恩其何

有極

春祈慈濟廟祝文

惟神之與春祈自某焉始今茲再叨假守思所以為民蠲除苛瘡匪神疇依是用以不腆穀蔬將此誠意自春徂秋寒暑風雨晦明或過其度則疾癘生焉惟神哀痾斯民有以潛弭於未病之先俾皆躋于仁壽之域則其有功於生靈大矣其之所以圖報者其曷敢忘

辭先聖祝文

某仰惟先聖嘗言春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以神聖功化之妙猶必遲之又况某之末學乎故自蒞事以來孜孜汲汲日惟民隱是求嘗白于朝願久其任而上恩錫召弗容固辭兀所欲為一一有媿初心多矣然洙泗格言則佩服惟謹既不獲盡施以及民則當恪守以事君勿欺而犯其敢不勉

辭濂溪先生以下祝文

某自少伏讀諸先生之書亦欲見之行事三山鄉部也方朝夕區區勤求民瘼如理家事未能毫髮及人而以予環去矣然諸先生所以教

人事君者其備謹當佩服不敢弭忘願畢此身  
不渝素節

焚黃祝文

某月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并贈告二軸使  
弟某昭告于先考某人之墓曰嗟維先君無  
何蚤世積善之慶其延後人肆某不才兩塵科  
目遂玷朝行歲在己巳夫子有事於明堂某以  
攝太常卿立樂垂下越歲壬申天子有事于南  
郊某以攝吏部侍郎奉匏爵六年之間兩遇大  
慶既叨膺之賜又推恩以及其親於是我之先

君始贈為承奉郎再贈為宣教郎滿泉之澤光  
賁存歿豈曰小子實能之蓋我先君種德獲報  
之明驗也自頃以來屢祈郡統冀獲一酌墳土  
躬展燎黃之儀既未賜俞且叨柱史之擢又稽  
祭告晨夕歎然南望松楸心如飛旆謹令某代  
伸敬于墓下明靈未泯尚鑒右之

又

維嘉定十年歲次丁丑三月戊寅朔二十三日  
庚子嗣子具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先  
考奉議府君墓前日者天子有事于合宮祭澤

之頒覃及中外某以將漕陪部弗獲預駁奔走之列而湛恩下逮不以踈逖而獨遺肆我先君由通籍而有陞朝之贈所以發潛德之光而為敬忠之勸也被命南泉遂有過家上冢之幸謹以詔黃燎于隧道惟明不泯膺受命祉益蕃衍其慶以庇于後之人謹告

又

年月日具位敢昭告于先考二十五朝奉之墓者歲在戊寅聖天子有事于明堂湛恩敷錫我先考實有朝奉郎之賜今五載矣迨今乃始獲燎黃于墓下併修拜掃之禮焉惟靈益垂庇佑使我後人浸以光顯則告策之恩將極其寵榮而後已追想慈範不勝愴然謹以清酌庶羞恭伸薦享

家祭祝文

仲夏之祭以日至禮也某以趨召之迫不獲已先期而舉焉且因展告而辭之禮伏惟尊靈陰相此行俾上有益於國而下不辱其身則某之幸也

告先考妣加封祝文

其比者國有禋祀覃慶萬方我先考自即位進  
三等而為大夫先妣亦有碩人之命其品數益  
崇而寵光益盛矣迫於召旨未克燎黃于墓下  
始即家廟而致告焉伏惟尊靈膺此愍冊益昌  
厥後以迓無疆之休謹告

崇興祝文

嗣皇帝御極覃慶多方我先室由其宜家之名  
進令善之號可謂美矣惜其早同於艱難不及  
生被榮寵此告命之詞所以嘆其窮達之不一  
也茲叨召擢入選後班告謁來歸用燎黃于墓  
下伏惟祗膺新渥益佑于後之人褒封之典方  
畱來而未已敬陳菲奠少寓頌誠

西山先生具文忠公文集卷第五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五十一

祭文

祭趙制置文

故制置端明尚書趙公之靈惟公剛毅之資清  
修之節堂堂山立為世偉人卧護荆襄迹羊  
陸獨當一面追逾十年如虎在山如熊當道種  
酋遠遁邊塵弗驚近世儒帥殆鮮其匹宜陞樞  
筦遂督戎師星隕中營聞者驚嘆鷹揚牧豎弗  
究厥成某之於公欽鄉惟舊茲來假守實在寓  
鄉緬懷英風遽隔泉壤載陳薄奠慨然于懷

祭譙大鄉文

嗚呼維乾之元實始萬物化育流行終始惟一  
存而在人則謂之仁心發之於政則謂之仁術  
上而有國有家所以維天命於延洪下而有民  
有社所以遂群生於寧密未有不由此焉出者  
何歟譙公世之德人溫溫其容則惠風愛日抑  
抑其儀則威鳳祥麟作牧于江民瘼以蘇按刑  
于浙縲囚以虛歲行在交早魃爲孽大江之東  
菑患尤烈維我與公並將斯指戮力一心拯民  
於死公尤切切終食靡遑挽之溝壑寘之康莊  
聿來吾閩亦帥是道飫饑藥羸醒暍滋槁侈養  
為娛膺仕所同獨安澹泊殺羞靡豐燕游相夸  
薄俗所尚獨劬其躬不少怠放持牒在廷紛綸  
旁午康色使前若語兒女公之庇民如視其身  
民之安公如怙其親疾既瀕危猶勉自力朝牘  
方披暮簣已易仁哉譙公死不忘民世非無人  
誰有是心為政一年未究設施閩人思公則無  
窮期嗚呼哀哉昔公之來吊我倚廬今我來思  
哭公喪車酌此一觴千古之訣悠悠寒雲相我  
愁絕嗚呼哀哉



祭慶元張知縣墓文

惟公英邁之姿巖乎其山立潔白之操凜乎其淵澄發之於文則粹然義理之正施諸有政則藹然豈弟之稱柰何進不獲踐清華之膺仕退不獲享耆艾之修齡豈福善旣淫之訓有時而不可必抑天之與人或殊其好惡之情嗚呼哀哉其之與君情深義厚而追奠之行不得執其緇臨穴之際不得以撫其匱此所以慊焉于中而不勝自咎也雨露旣濡愴然懷舊何以薦誠唯此卮酒雖欲見君掀然捧腹一笑舉白而不

祭蕭穎仲文

嗚呼我之女弟實歸于君三十年間親好是篤我仕 達女弟遽亡我懷之悲迄今未已猶喜君在庶慰予心云胡不留奄復颺逝追念疇昔黯然魂驚一罇陳前有涕如鴻嗚呼哀哉

祭葉夫人文

近故 國夫人葉氏靈筵嗚呼人生誰獨無親全美備福莫如夫人手教其子蚤魁斯文入從

出藩蔚乎名臣距美聞孫一枝重春森其拜後  
雜選芳芬居中歷外輕軒重茵歲時歸來宴其  
親姻燁如金母髮鶴齡椿綵衣爛班垂秉國鈞  
肩輿內朝儀形妃嬪修焉委蛻厥恙何因卷我  
霖雨為淚霏霏訃告之聞疇不酸辛緘辭往奠  
尚鑒忱恂

祭楊宮幹文

嗚呼昔歸自泉公逝于途及歸自洪公吊于廬  
今茲來歸親故滿目問公何在埋玉幽谷七十  
之年從古所稀况又過之公其何悲死於布衣  
虛度此生木簡綠裳公歸何榮紛紛鄙夫惟利  
是計一錢之捐如割肌體顧詹通衢昔跌而傾  
今實為誰猶砥之平視粟如沙視金如土迄成  
功繫盛德故貪 怛化其孰不然公於將亡  
有琅語言割田分貲以收出子家事井然熾悉  
有紀我之於公遊筵有年公亡我歸能不慨然  
有馨斯肴有清伊醑菟兮歸來尚充我顧嗚呼  
哀哉

祭果州李郎中文

維年月朔日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政祭于故

果州使君兵部李君貫之之靈嗚呼哀哉仲冬  
辛卯晨興徬徨覺中情之弗怡若冰炭之堆腸  
粵有趙子之書來從九江發而視之則吾貫之  
使君之訃也輟予食而驚嗟沾予襟而淋漓胡  
斯世之不幸而若人之云亡嗚呼哀哉君之天  
資清明純粹君之問學深潛篤至氣夷且溫而  
毅然有難犯之色行峻且方泊然亡近名之累  
昔在芸省交情最親及使江東同心拯民我或  
君違君弗以為忤君雖我從我豈以為恩君舟  
西旋我旆南下相與夜宿金山之上江濤轟騰  
風鐸震撼偉勁論之英發旁森羅乎鬼神至於  
天理人欲消長之機吾道異端正邪之辨嚴毫  
釐之剖析極涇渭之區分方且自視歔然念窮  
格之未精舉措之多戾期舍舊而圖新蓋其用  
志之剛進德之勇俛焉孳孳而弗自己者直欲  
古人之與鄰嗚呼哀哉以君之忠誠鯁亮使見  
用于時而居正君澤物之地則上將有補於主  
德下將有功於生人借獲不用猶當著書立言  
闡幽揚遠以溯西洛之淵源近以續紫陽之  
緒業尚有光於斯文亦孰知二者之不一遂乎

徒齋志而沉淪嗚呼哀哉薰猶不並柄鑿難入  
豈今獨然繇古一律當衆口斷斷之餘其與君  
者甚寡而予獨以為可恃者緊蒼夏與白日又  
孰知天理之靡常亦若人情之難必嗚呼哀哉  
澹乎無欲君性實然至若食大微而學太苦則  
其嘗以為言乃者鰲背之遊深衣大帶形臞而  
神秀超然山澤之仙而其飲不濡唇飯不盈掬  
意者咀道德之華悅義理之藜復何慕乎屠殪  
慘別幾時凶問尋至豈他疾之為祟乎將以斯  
而損年君於死生幽明之故妖壽不貳之理謹  
之素矣獨齋咨而弗置者為清時而倦嗚呼  
哀哉君今已矣其之罷駑亡復敬言策之望矣唯  
夫平生之言垂別之贈所以丁寧教我者敢不  
佩服而周旋西望隆山耿在天未欲附視一哀  
而不可得空質涕其如泉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經略文

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惟  
忠定公為國元臣如旦在周如紆在殷君之為  
子伊陟伯禽謂宜詔格天之功嗣建侯之寵扶  
尊安於廟祔垂光耀於琳珉而乃官止選曹郎

位裁桂林伯彼蒼蒼者天其難知耶何以俾忠臣  
之有後其可恃耶抑何遽奪於斯人嗚呼哀哉  
君之修身義以為質端直自待褻裏惟一其嫉  
惡若仇其與善若昵其遠利若濬其辟寵若疾  
思昔從游於群玉之上春容於杯酒之間開口  
論心祇掌劇談凡所以發予之衷而作予之懦  
者真益友之言距今十年而君惻然之正論毅  
然之勁氣猶若鏗乎其在耳凜乎其在顏也辛  
未之夏君守溢城載酒江滸以祖其行顧瞻局  
僚莫非俊英若仲章若貫之與吾履常父尤磊  
落而崢嶸然當是時曾未知其可樂也歲月幾  
何而三君子者相尋而皆逝遂掩恨於泉扃然  
後知若人之不易有此樂之不再得前世之士  
是以當權而感慨惜別而傷情嗚呼哀哉自我  
來南

清修玉立泥萍於惟德門

比昆帝遂締姻盟以永百世君寓于越我家  
興相幾何之程謂當異時千里命駕  
何悟一朝君遽于舍善人云亡吾黨益孤我懷  
之悲豈為私乎聞君之喪邈在海隅往奠一觴  
聲與淚俱嗚呼哀哉尚饗

祭倪尚書文

維年歲六月戊寅朔二十九日丙午持服真某  
謹顯人以鄉茗之奠致告于歿故寶學尚書倪  
公先生之靈嗚呼 流西來盟泊萬里孰櫻其  
有柱中恃雪壓風催几卉一空惟栢蒼然不改  
嚴容 世之哲出入三朝壯老一

政在私門裨臂莫從追時更化亦弗苟同瑣

昌言

曾未幾時諫書盈篋亦既弗

懷而歸溲娑立林以燕以嬉世涂紛奪生  
權利有鴻冥冥孤入雲際我觀先朝惟清獻

畧與同南宮臺嘉穀暮西土遺愛晚

惠公在朝廷懇懇正君公在藩

既賦歸庶滓萬物靜融天光幽

所玩心且其超然得喪莫

鄙有書在奩有誨在誨在耳我

還公吊以書其辭辛酸聞公是

憂而我焉恤嗚呼此意其

曷可忘訃書踵來痛攬我腸我親之生歲直于

卯公年寔同歿亦先後哭親之淚轉而哭公豈

私是懷惟國之 汲直弗存孰龍嘉歿究楊公遽

奪孰洗貪後謂天孔仁胡正是仇北均三潛然莫  
知我憂嗚呼哀哉尚饗

祭倪通守文

維年歲月日

真某謹專人以香茶清酌之

祭通守大夫倪君靈嗚呼

府我實何能賴子云補

利害之權其短長語無

子之心相期者遠我麾南下

以書奚其治泉文昌之仁民曰

我以故書來娓娓本末具陳

毋崇燕毋豔琛貨民以

雖不敏蹈茲言免我于郵

行子在劔浦載酒客亭促膝

東歸子趨唁我憂行色辭

節其抑毋或過瘁既別

之愛予疇復倫梁壞山頽

隨以訃告我聞驚嘆隕涕

失聲胡為德門大禍是弁豈其推傷致此彫耗

昔嘗戒予顧復自蹈嗚呼哀哉歲在龍蛇賢人

所嗟昔疑其誕今果然耶堂堂文昌天既奪之

有子而材復天闕之巖巖巖蒼官風雨後之猗猗  
碧桐霜雪折之子榮已矣無復見期往酌一觴  
大抒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房州文

故官使知府大夫劉公之靈嗚呼忠肅  
之學貫于天人爰暨順寧  
書可想芳烈我自少小即聞  
始識公環堵蕭然不蔽風雨  
溢宇二頃之田僅給粥饋歎歌  
利溺人世所汲汲一罇可長

清波橫空豈以區區爲子  
之手展也如是公肖是似  
期天胡忍予而遽奪之書采  
奏功已屬斯續嗚呼已矣  
其我規者有醴斯馨有

慟之悲  
古之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諫議龍恭國正

新天子有事于合宮推恩宇內九忠臣義士之名蹟顯著者俾長史二千碩致祠焉所以風勸臣節也惟公昌言直道照映青史馬鬣之封近在城隅曰忠與義疇出公右是用躬致天子之命于墓下而不敢諉之有司焉嗚呼公之南遷坐論蔡氏也方公持扇乞錢之日實彼秉鈞顛國之時榮悴殊塗亦既甚矣歲月幾何是非大定流芳遺臭兩俱亡窮咄彼亮渠埋骨茲土樵蘇尤唾而弗顧而過公之墓者莫不裴回太息

想像其遺風是果孰為榮辱耶嗟夫天不使公  
還葬河間而葬于此又不使蔡斃于異邦而斃  
于此其殆欲一正一邪昭然並列為世之法戒  
乎雖然使君之言行則王室不至於中微蔡氏  
亦免於誅僂是公之論蔡也不特忠於蔡氏而  
蔡之害公也不惟禍國祇以自禍也歟敬仰之  
餘併陳梗槩公之英烈尚聞斯言

### 忠節廟

忠節有祠自太守朱公始然公之既請于朝也  
命未頒而遽去其後牧臣鮮或加意故祠室之

立苟簡為甚而其從祀之位次亦有可議者焉  
某蒙恩此來首修謁款裴回顧省慨然久之謀  
諸同僚遂徙斯宇庀工命役煥然一新或出或  
升惟義之比至於近世將臣捐軀犯難之死弗  
顧者皆附而祀之下至戎行亦許綴食嗚呼是  
足以彰朝廷表勵之美而成朱公建白之本志  
矣像設告成肆陳薄奠英威未泯其鑒此誠

### 祭王侍郎母夫人

嗚呼夫人其古之賢母歟方來嬪德門之初宗  
伯之年未冠也保惠之至其猶護驪龍之珠鞠

育之切又如字丹穴之雛然能養而不能教者  
母道之常也而夫人獨知徙隣之深意欲勉經  
訓之蓄畬迺瞻岳麓群英所廬前則有五峯之  
遺風後則有南軒之宏摹顧謂嗣賢汝游汝居  
挹靈峯千仞之秀以助汝胸中之奇偉吸長江  
萬里之澗以滋汝筆端之芬腴豈晨昏之弗懷  
蓋深惜於居諸然其始也或以為迂其子若於  
慈為未足迨乎上天延之大對魁薄海之群儒  
厥聲赫然如霆之迅如日之起然後知為教子  
之力蓋於慈而有餘嗚呼夫人其古之賢母歟

方蘭陵之娛侍極綵服之驩愉謂耆齡之未艾  
奄長夜其云徂某也從宗伯游獲聞懿範之一  
二欲揚厲鋪張以待後世乏太筆之掾如意嗟  
兮今晨妻稱兮在塗朔風凜兮號空嚴霜慘兮  
冽膚悵莫留於仙馭徒泣餞於輓車

祭趙侍郎

嗚呼我公遽止斯邪始疑弟信今果然耶維莫  
之春拜公于都樽酒笑談神閑氣舒退語於人  
公壯且碩謂當百年為國柱石越夏四月告別  
于公公時孔安有醉其容吾亡幾何郵命相踵

乃尹神臯乃正法從善而不寐泚筆作書書在  
于涂而公歸歟時止時行孰非天命謂公安之  
不以為病御書親賜訊公安否將命東歸廼以  
疾告維公德人勿藥以瘳川逝飈馳奄其弗留  
位非不崇志則未究命非不通年則弗壽開闔  
抑揚果誰為之茫茫太空孰其問之嗚呼茲歲  
老成殄瘁梅巖云亡公亦隨仕鄉之學者其將  
誰師鄉之仕者其將疇依矧惟鯁生最辱知己  
別去幾時遽隔生死冥冥長夜公今何之乘雲  
往來與汗漫期鈞天清都公樂無苦唯在人精  
寧免嗟慕墮涕如泉莫將我悲不忘者存尚或  
鑒之

祭詹大鄉

嗚呼天乎予公以卓異之才而位不究其用賦  
公以醇明之德而生不假之年方彊場多虞宵  
旰太息之日而奪此老成之彥經濟之賢詩所  
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有志之士所以盡  
然而傷痛拊膺而問天盖公之為人得諸天者  
既異而充之以學又深造其淵源自群經百氏  
闕深奧衍之旨靡不心融而神會下至陰陽卜

筮幽微幻眇徃徃探願而忘筮惟其所造者高明自養者剛大故雖踐歷清華不以為泰屏居林泉不以為辱更榮悴而無二色禍福不為之遷改迨公道開明善類登進乃復分太守之符持王人之節識者知公之將用莫不訴然而相賀奈何人事之乖兮 驛朝而馳訃音莫傳豈民之無祿不獲被公之澤乎抑厭世之溷濁寧輕舉而高騫公於幽冥之故死生之說既灼然昭融而洞徹宜其臨絕之音琅然不亂啓手足而全蹉吾鄉邦人物之盛蓋自昔而蟬聯比

以來諸老淪謝惟公僅存若靈光之歸然後生小子尚得窺儀刑而興起奉教訓而周旋若某之不才願何足以語上而公獨以為可教每更以留連憶初筮之別公辱臨分之贈言曰盡心則無愧平心則不偏蓋拳拳服膺不敢失墜者五年于此若几杖而常弦謂公年之未衰尚克拜於堂筮此異鄙吝之獲鋤甚沉疴之待痊孰謂公奄然而逝乎曾不及乎華顛想音容其若存此異親炙而無緣悼前志之不修涕泣下而淪漣繼自今其何如惟砥礪而稱堅誓名節之不渝

以報公於九原

祭陳北山

嗚呼維公世之偉人有德有才有武有文閩洛之緒弗絕如綫巍巍紫陽是續是演靜涵一本動貫萬微顯相因體用弗離公游其門見謂巨擘遡流窮源研哉探頤蘊而蓄之既粹以精發而舒之亦大以宏非如世儒沉溺訓詁非如詞人聯緝毫縷平居穆然色下言徐遇事割然氣陵萬夫破賊東堆震霆電激袖手北山竊若深嘿能開能闔可縮可伸嗚呼維公舉世孰倫

經濟之謨戡定之畧幅塞通施道藏自樂思豪力雄全涌厥辭駕風犇雲而與並馳尊俎春容淋漓筆墨踞視冰澌爲我僕役先天之秘人所莫闕公獨玩心皇義是師間者書來辱以告我誰歟共談繫子其可千里相望數遺以詩學失傳訛形于嘆咨觀公之志勇於任道將扶微言俾後有考我云斯文寄實在公紫陽之志盍成厥終云胡弗淑奄忽長逝朔風怒兮助我悲涕幸而有子公爲不忘靈兮來思舉我一觴

祭趙提舉

嗚呼維我 聖朝天枝蕃衍號為磐石之宗三  
百年間英材輩出然德著于家者未有如篤行  
之行功施于國者未有如忠定之忠蓋父子相  
承世濟厥美事親盡孝則庶幾乎曾子事君盡  
道則無慙乎周公惟其純誠大節昭格於上帝  
故賜以峻明哲艾之嗣軼高陽之八龍公之稟  
於天者既挺然其特異而自少暨長沈涵漸漬  
不離典訓之中凡師門之指授與家塾之磨礪  
義利取舍之端必致嚴於決擇古今成敗之變  
亦洞究其初終故材之成者日擢而識之邃者

充節麾累持宗盟載泣介潔自將則冰壺秋  
月之瑩剛果立斷則大阿龍泉之鋒踔繫彘彊  
凜乎其霜肅惠鮮惇獨熙然其春融雖憤世疾  
邪常若過於激烈而尊賢友善則未始不極其  
溫恭凡聲猷之可紀皆學問之餘功環輒雖頻  
不自悼其爵擢蘭雖寵不自賀其逢惟及物之  
是期曾靡計乎痺崇早掛冠於神虎獨抗志於  
冥鴻有冕山兮峨義有聲湖兮溶溶將卒歲以  
優游胡遽罹於鞠凶嗚呼哀我我昔與公襟期  
寔同辱媯盟之我締永世好於無窮聞拂衣而

遄返思命駕以相從未巾車於北道已洒涕於西風今公之葬莫能躬祭酒之奠徒目斷乎層空想英靈之不泯冀肝蠻之潛通

祭左翼軍吳將

嗚呼汝之年垂老矣討賊之役主將不欲汝而汝請行忠也同列具旺以一舟而當賊五舟他人不援而汝獨援之義也旺獲全而汝死豈不哀哉然人誰不死汝之死以忠義可謂得其所矣渠魁不日就擒當合卹汝之家而廟

享焉汝雖云亡必能為厲以擊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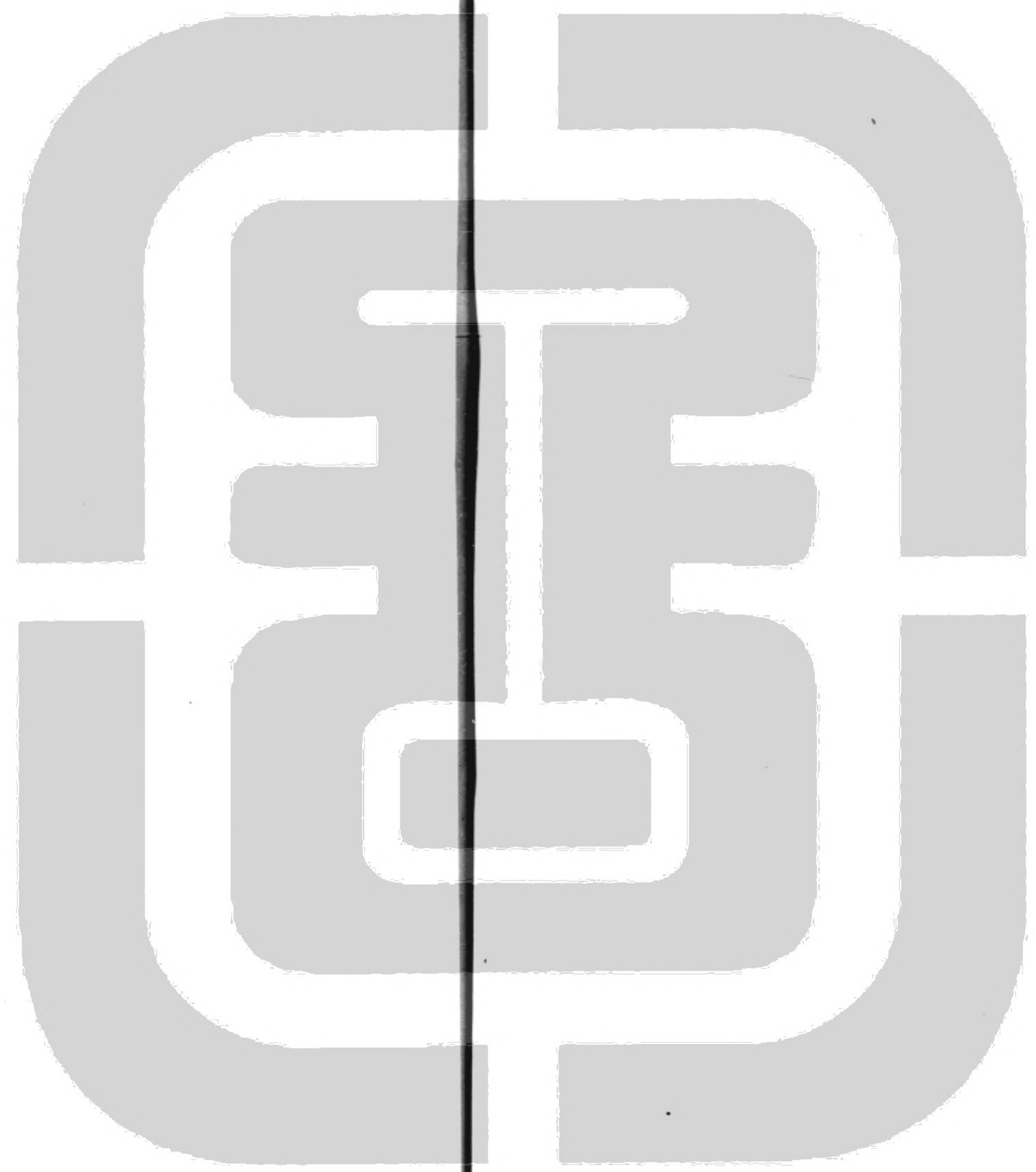


端返思命駕以相從未巾車於北道已洒涕於  
西風今公之葬莫能躬絮酒之奠徒目斷乎層  
空想英靈之不泯冀肝蠶之潛通

祭左翼軍吳將

嗚呼汝之年垂老矣討賊之役主將不欲汝而  
汝請行忠也同列具旺以一舟而當賊五舟他  
人不援而汝獨援之義也旺獲全而汝死豈不  
哀哉然人誰不死汝之死以忠義可謂得其所  
矣渠魁不日就擒當令剗肝以祭汝官汝之子  
卹汝之家而廟于海瀕以祀汝忠死之士皆受  
享焉汝雖云亡必能為厲以擊賊也





程